杜詩批解 三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五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洙】曰安祿山大亂甫與韋宙同陷賊後皆逌歸行在【鮑】曰註以爲宙宙乃舟子仕宣宗時非此所送人也【鶴】曰至德二載作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王事有去留【夢弼】曰祿山亂甫與韋同陷賊中潛相往來至德二載竄歸鳳翔上謁肅宗授甫拾遺以韋爲同谷郡判官甫留而韋去故也偪側兵馬間【鄭】曰偪彼側切迫也亦作逼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趙】曰劉曜討陳安於壠城安死人謌曰壠城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夢弼】曰參謀即判官也鑾輿駐鳳

翔【夢弼】曰至德二載肅宗乘輿次于鳳翔同谷爲咽喉【洙】曰同谷郡今成州西扼

弱水道【夢弼】曰扼塞也【希】曰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面有弱水遶之南鎮枹

罕陬【洙】曰枹音孚本枹鼓字也【夢弼】曰按唐安昌郡河州理枹罕縣枹罕故羌侯邑也此邦

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夢弼】曰剽匹妙切強取也況乃胡未滅控帶

莽悠悠【夢弼】曰同谷之俗好剽竊吏不能制況今吐蕃連結祿山其禍未平此郡控引羌胡之地

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

【夢弼】曰令姪乃宙也宙叔父韋充同谷防禦使表朝廷丏宙爲參謀叔姪皆有義才故云二義也鮑欽止

爲非指韋宙也當攷之受詞太白脚【洙】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走馬

仇池頭【洙】曰仇池在成州上祿縣山上有池【夢弼】曰太白脚乃鳳翔山下仇池即同谷韋姪既受

命至鳳翔遂走馬往同谷也古色沙土裂色一作邑【洙】曰漢書音義沙土曰漢即今磧也

〔夢弼〕曰以下叙彼之風俗也 積陰霜雪稠 一作積雪陰雲稠 羌父豪猪靴 〔夢弼〕曰本草註猶豪猪亦名蒿猪毛如蝟山海經註豪猪能以頸上毫射人 羌兒青兕裘 〔夢弼〕曰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爲鎧 吹角向月窟 〔泰伯〕曰樂録云蚩尤率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鳴以禦之 〔洙〕曰月窟西極也 蒼山旋旆愁 蒼山一作山蒼 鳥驚出死樹 〔夢弼〕曰鳥驚以喻民之驚竄 龍怒拔老湫 〔夢弼〕曰龍怒以喻諸將欲出與之戰也拔撓出之貌湫龍潭也 〔澤堂〕曰古来無人之地今有鼓角旌旗所以鳥驚而龍怒也 古来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 〔夢弼〕曰指韋憤氣激昂急赴國家之難也 中原正格闘 〔趙〕曰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云男兒寧當格闘死 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沈與浮 〔夢弼〕曰沉浮猶言盛衰也 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 〔魯〕曰詩有杕之杜生于道周釋文周曲也 論

庚

兵遠壑淨 [杜]亦秀句 亦可縱冥搜 [趙]曰冥搜即搜吟也 題詩得秀句
札翰時相投

奉送郭中丞兼大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洙]曰郭中丞英乂也郭知運之季子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鶴]曰舊史言至德初英乂遷隴右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不言兼太僕卿新史言祿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至德二載隴右節度使不言兼御史中丞與太僕卿公此詩題曰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殆有補於一史之闕信其爲詩史也當是至德二載作

詔發西山將 [澤堂]曰西山疑作山西 秋屯隴右兵 [洙]曰辛慶忌贊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趙]曰英乂先爲秦州都督乃加隴右節度使故公詩云即非山西之出將事 淒涼餘部曲 [洙]曰漢光武紀註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有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燀赫舊

家聲煇一作烜夢弼曰煇齒善切英乂父知運嘗爲隴右節度父子先後授纛隴右故曰餘部曲舊
家也聲鵰鶚乘時去夢弼曰喻英乂乘秋而赴隴右也驊騮顧主鳴夢弼
曰喻英乂戀闕不忍忘君而去也艱難須上策須一作思容易即前程洙曰
言其策略足以自取富貴無難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高一作歸松悲
天水冷沙亂雪山清批松沙皆屬點綴然無理洙曰天水郡漢武帝元鼎三年置秦
州地記云郡有湖水冬夏無增因以名焉後漢明帝記祈連山名即天山一名雪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
州北鶴曰公與嚴武詩多言雪山皆指西山而言今郭自西山遷隴右故詩首云詔發西山將則雪山似
指西山而言蓋天水已言秦州則雪山乃言西山無疑喻郭在兩鎮而虜皆懷惠不敢擾邊也和虜
猶懷惠防邊不敢驚批上句有風下句傷時趙曰指言吐蕃也至德二載使使来請
討賊且修好古来於異域鎮靜示專征洙曰專征請受斧鉞之賜得專征伐

【趙】曰言待之以靜不時撓之示之以有必征其侵叛之理也【澤堂】曰言西虜止可和輯惟中原之亂當早平定也

燕薊奔封豕【朱】曰薊縣燕之所都左傳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以喩禄山

周秦觸駭鯨【朱】曰按新史禄山之亂英乂授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高嵩擁兵入汧隴英乂僞勞之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駭鯨言若鯨魚之駭難禦也【趙】曰禄山反幽州陷河北及陷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而觸冒周秦也【澤堂】曰自燕薊以下追叙禍亂之慘以激英乂忠憤

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朱】曰文選上慘下黷【趙】曰禄山既誅慶緒爲冦此所謂尚縱橫也

箭入昭陽殿【朱】曰昭陽漢殿名

笳吟細柳營【趙】曰細柳周亞夫之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胡人之笳乃在漢營也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祅星動園陵殺氣平陵一作林

空餘金椀出椀一作盌【夢弼】曰言發掘墳墓也南史沈烱傳烱字禮明爲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云甲帳朱簾一朝

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無復繐帷輕【批】如箭入昭陽至繐帷金棺愈甚矣非所忍言【洙】曰魏武帝遺令堂上施六尺床張繐帷此言賊凌暴園陵也毀廟天飛雨【澤堂】曰天亦爲之動

焚宮火徹明罘罳朝共落棆桷夜同傾三月師逾整【夢弼】曰至德二載二月戊子英乂戰于武功庚子郭子儀戰于潼關甲辰戰于永豊四月庚寅戰于運橋皆捷賊弛戈遁而出故有是句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洙】曰此言英乂躬冒矢石功冠垂成垂成猶欲成也【趙】曰此微言英乂之敗而激其再立功也妙

譽期元宰【趙】曰美其可爲相殊恩且列卿【趙】曰言其兼太僕卿也幾時回節鉞【澤堂】曰回以自隴還向長安而言戮力掃欃槍【鶴】曰欃初銜切槍楚耕切【洙】曰釋文云欃槍妖星也圭竇三千士【洙】曰儒行儒有蓽門圭竇註門旁竇穿墻爲竇如圭【澤堂】曰此句方以自喻雲梯七十城【批】語不必屬隨意描畫【洙】曰雲梯攻城具宋王令公

輸作雲梯以攻宋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恥非齊說客【洙】曰漢酈食其說齊
王田廣罷歷下守備甘似魯諸生【洙】曰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趙】曰
公自言也【澤堂】曰圭竇之士值雲梯之興不能以說客成功甘爲魯諸生絃誦而已通籍微班
忝【洙】曰此公自言得通朝籍也微班公自謂爲拾遺也周行獨坐榮【洙】曰詩寘彼周行箋
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
師號曰三獨坐此以義英乂也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寄一作愧徑欲
依劉表【洙】曰魏志王粲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荊州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洙】曰
禰衡註見前漸衰那此別[可]忍淚獨含情【澤堂】曰年紀漸衰寧忍爲此別耶
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洙】曰仲虺之誥有夏昏德
民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趙】曰時朝廷

以廣平王俶爲元師李師業爲前軍收復長安新律謂師律也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夢弼】曰扈從謂扈駕復還闕也【洙】曰公勉郭令立功名無後衆人也【澤堂】曰勉其捍衛休做後於人之功名

送楊六判官使西蕃【鶴】曰詩云帝京氣祲滿當是至德二載未復京師前是年吐蕃遣使来請討賊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往報聘楊其賛巨川以行者故有爾參籌畫之句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趙】曰往吐蕃渡青海故云海氣寒也帝京氣祲滿【洙】曰氛祲不祥之氣言胡塵汚染帝室人世別離難絶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勑書憐賛普【洙】曰賛普吐蕃王名兵甲望長安【澤堂】曰望長安如漢書望長安西而泣蓋吐蕃欲討賊復京城兵甲長向長安也宣命前程急惟

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居今日起爲官【洙】曰漢楊雄字子雲三世不徙官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起爲官以子雲比楊判官也【澤堂】曰子雲今日餞對垂淚方投筆【洙】曰班超家貧爲官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猶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澤堂】曰淚當作老傷時即據鞍【夢弼】曰馬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趙】曰蘇武杖漢節牧羊邊酒排金盞一作盌夷歌捧玉盤【澤堂】曰似是夷俗捧盤而進仍唱歌然不可考矣草肥蕃馬健蕃一作輕【洙】曰胡人至秋則草肥馬健思入寇雪重拂廬乾【修可】曰拂廬蕃帳名【趙】曰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小拂廬也愼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批】權可取稍碍不是氣象【是】曰言當以功名自致遠大【趙】曰莊子言鵬之飛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 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爲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頌舊乘驄作屢乘驄蕭瑟作蕭颯[鶴]曰後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意是得武威之命未到而死當是至德二載

道爲詩書重 [孝祥]曰人雖不讀書但誦其章句而不明其道不足重也長孫之學獨爲可重以其達道故也 名因賦頌雄 禮闈曾擢桂 [洙]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晋郄詵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 憲府舊乘驄 [洙]曰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 流水生涯盡 浮雲世事空 唯餘舊臺栢 蕭瑟九原中 [趙]曰漢朱博爲御史大夫其府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檀弓曰文子曰從大夫於九京註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當作原[澤堂]曰墓中有栢墓地亦樹松栢故云

奉贈嚴八閣老 [鮑]曰嚴武也至德初房琯薦爲給事中[鶴]曰按舊史遷給事中

先

屬門下省唐開元元年曰黃門省又有給事黃門侍郎至德二載作

扈聖登黃閣扈聖一作今日明公獨妙年鶴曰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給

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揔而顓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分判省事故同登黃閣接舊

史武在收長安後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時年三十五則爲給事時年三十一也豈非妙年蛟龍

得雲雨洙曰吳志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夢弼曰此喻其會遇之榮也鵰鶚在秋

天洙曰秋天鷙鳥擊搏之時也在秋天得其時也夢弼曰此喻其飛騰之快也得客禮容踈

放官曹可接聯趙曰閣老尊矣惟其以客禮待公而容其踈放雖爲官曹而畢可接聯之

也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夢弼曰欲廣傳嚴公之詩句自非知音何以至

此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鶴曰時賈至爲中書

舍人嚴武爲給事中又按公至德二載六月薦岑參狀左補闕乃韋少遊裵薦也此詩乃是年秋往鄜州省家時作

田園須暫往【師】曰甫家在鄜詔許公視之故云須暫往戎馬惜離群【洙】曰老子戎馬生於郊禮記離群索居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學堂】曰以雨爲苦今日始無雲【夢弼】曰雨歇也晴謂山路晴吹角晴一作時那堪處處聞【洙】曰處處聞言所在有兵

晩行口號【鶴】曰至德二載往鄜州時作

三川不可到【夢弼】曰三川鄜州縣名地理志註華水黑水洛水所會故謂之三川按公集至德二年夏有述懷詩云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公今被墨制放移歸鄜州而此詩乃云三川不可到蓋言三川遠而難到然不得不歸也歸路晩山稠【師】曰山重疊也落鴈浮寒水

飢烏集成樓 朱曰成人欲望遠故作樓 師曰言敗兵散故烏集之 市朝今日異 本中曰謂經亂風物變也 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摠還家尚黑頭 趙人知江令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愧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 夢弼曰按摠有自京南還尋宅詩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轘轅此詩云黑頭何耶 澤堂曰子美陷賊不污而名位不大振自以有愧於江摠隱然自多

獨酌成詩 鶴曰徙鄜州迎家時作

燈花何太喜去 朱曰西京雜記云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 趙曰今公得酒獨酌而用燈事大抵取喜事而已 酒綠正相親去 綠一作色 醉裏從去爲客去 師曰言爲客得酌且以寬釋也 澤堂曰任他爲客之苦 詩成覺有神 批至淺淺者亦

徵　支

自喩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師】曰言兵戈之際儒道非可圖富貴苦被

微官縛【夢弼】曰公時爲左拾遺也低頭愧野人

徒步歸行【公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師古】曰律詩拘於聲律古詩拘於句語以是辭不能達夫謂之行者達其辭而已如古文而有韻尒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體而歌行暴于世行者辭之遺無所留滯如雲行水行曲折溶洩不爲聲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語中得增辭語耳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

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

輕肥【曾】曰語乘肥馬衣輕裘【夢弼】曰是時公私匱之羣臣粗得飽飯出入不能兼乘其餘可知青

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朱】曰甫謂上於鳳翔受左拾遺人

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交一作心夢弼曰調徒吊切才調也澤堂曰調猶聲氣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君櫪上追風驃杜謂家人望其歸須借馬馳去夢弼曰櫪音歷馬槽也驃毗召切黃白色也鶴曰按李嗣業本傳京兆高陵人因隨高仙芝平勃律加特進祿山反肅宗追之至鳳翔上謂肅宗喜曰卿至賢於數萬衆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

玉華宮鶴曰唐志貞觀二十一年建玉華宮於坊州宜君縣之鳳凰谷至德二載徃鄜時作夢弼曰寰宇記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爲清涼勝於九成宮也

溪。回。松。風。長。回一作迴梅曰符堅墓在此宮前有溪曰醽醁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蒼。鼠。竄。古。瓦。夢弼曰郭璞曰鼠狀如小狐蝙蝠肉翅大毛頭脇毛紫背上蒼文腹下黃喙頷雜白也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杜哀思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餘韻末更自宜

非意所及【補註】【趙】曰太宗創業之主貞觀習治之世
勞人費財營建廢時逸豫於離宮故詩人譏之曰不
知何王殿也 陰房鬼火青 【夢弼】曰淮南子人血爲燐許慎註兵死之血爲鬼火燐者鬼火
之名 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 【朱】曰莊子齊物篇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
籟則比竹是已敢聞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 秋色正蕭灑 色一作氣一作
先 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 【澤堂】曰肥肉爲土況其粉黛假飾乎 當時
侍金輿 【澤堂】曰承上句侍金輿亦指美人 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
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批】起結悽黯讀者殆難爲
情【夢弼】曰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
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
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
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摸寫僅有
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偶
同此韻曰扁舟發孫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

有

谿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
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隣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
淚爲一灑蒿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
寂棄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嘿諭也
[illegible]曰舟舟猶荏冉也言舟
舟過去之人誰是長年者耶

九成宮【夢弼】曰唐志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有九成宮本隋仁壽宮貞觀五年修之以避暑因更名焉宮有醴泉出命魏徵作九成宮醴泉銘永徽二年曰萬年宮乾封二年復名山有九重故名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illegible]并畫地形層宮憑風迴迴一作回
岌嶪土囊口【夢弼】曰岌逆及切嶪逆怯切岌嶪山貌土囊口謂谷口也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
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illegible]二語礣稱[illegible][illegible]日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
其陽產靈芝【夢弼】曰以言其爲瑞也其陰宿牛

斗。【洙】曰天台賦蔭牛宿以曜擎【夢弼】曰以言其至高也紛披長松倒揭孽怪石

走。【趙】曰魯靈光殿賦飛陛揭孽緣雲上征註揭孽極高貌哀猿啼一聲客淚迸

林藪。【澤堂】曰轉入悲惋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頹朽【夢弼】曰隋楊素爲文

帝建仁壽宮規模鴻侈向。使。國。不。亡。焉。爲。巨。唐。有。【洙】曰晏子曰不有廢也君

何以興【夢弼】曰隋文帝勞民禁仁壽宮唐初興改爲九成宮玄宗嘗與貴妃遊幸焉一旦祿山變起遂巡

幸蜀之不暇此亦安足保乎【澤堂】曰比之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語意深矣雖無新增修

尚置官居守【夢弼】曰謂玄宗之時雖不增修猶置官守不無糜費也巡。非。瑤。水。

遠。【洙】曰周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跡。是。雕。牆。後。【批】感歎之尤得

體者【洙】曰五子之歌峻宇雕牆【補註】趙曰上言因隋以鑑唐也下復申言以箴之其去長安則亦遠矣特

比周穆王之瑤池爲不遠也指言巡非瑤水遠然峻宇雕牆五子所戒乃可襲其迹之後乎玉華宮唐所

賓

創建不敢指斥故云不知何王殿今九成宮隋所建唐以之爲戒故云荒哉隋家帝

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狩太白 希曰太白山在鳳翔府鄜縣 夢弼曰守晉晁並作狩太白西方之星也謂肅宗至德二年次于鳳翔時也時肅宗未能會諸郡兵而討祿山豈非猶守太白乎天王守太白與春秋狩于河陽之義異也

駐馬更回首 回一作搔 夢弼曰甫駐馬搔首蓋傷兩京之未復亦黍離詩彷徨不忍去之意也

羌村三首

鶴曰此詩當在至德二載秋至鄜時作 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

崢嶸赤雲西 雲一作城 鶴曰赤雲西謂返照雲漢皆赤色 補注何曰言子美到家時日色將晚此即景而言也

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 歸客一作客子 希曰陸賈雜語乾鵲噪而行人至謂日暮時甫歸抵家鳥雀際晚歸巢皆相呼求其類況甫一

遇

迷其妻子手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illegible]更字丑合仄聲當是適然千載之淚常在人自詩三百不多見也[illegible]曰更平聲互也[illegible]誠齋云杜子美羌村詩讀之真有一唱三歎之聲幕府燕閑錄云盛文肅夢朝上帝見殿上執扇有題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意其為天人詩識之旣寤以語客乃杜甫詩也[illegible]曰更字平聲無理言夜深更爲秉燭相對如夢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凉[illegible]曰後漢仲長統傳濯清水追凉風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禾黍一作黍秫[illegible]曰言黍秫極是盖黍稞所以造酒與下句相應已覺糟牀注[illegible]曰糟牀即酒醡也如今足斟酌且

庚

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正一作忽）客至雞鬬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illegible]曰酒之或清或濁各隨所攜足見其村民之淳朴也）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illegible]曰不得黍為酒也）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童一作郎）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深一作餘）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illegible]趙曰此詩一篇之中賓主既具問答了然故善論詩者以比陶潛詩清晨聞叩門云）

北征

（[illegible]曰至德二載公自賊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時公家在鄜州有墨制許自省視八月之吉公始北征徒步至三川迎妻子故有是詩[illegible]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illegible]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

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趙】曰皇帝言肅宗也二載言至德二載也杜子將北征【夢弼】曰自鳳翔歸鄜州此之謂北征也蒼茫問家室茫一作壯【夢弼】曰蒼茫荒寂之貌【[illegible]】曰遠閑之意維時遭艱虞虞一作危朝野少暇日【夢弼】曰謂軍興公私不遑安處也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洙】曰時房琯得罪甫上言琯罪細不宜免帝怒詔三司推問甫謝因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有大臣體帝不省錄詔放甫歸鄜省家拜辭詣闕下拜一作奉闕下一作閤門【[illegible]】曰奉字非怵惕久未出【鶴】曰怵惕二字出禮記驚動貌【[illegible]】曰言當拜辭時欲有所達而未敢欲出而未忍故有怵惕之心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趙】曰甫不忍輕去其君恐君又有過而欲諫之君誠中興

主〔夢弼〕曰中竹仲切〔趙〕曰中興主指言肅宗也經緯固密勿〔夢弼〕曰密勿謂黽勉也

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洙〕曰東胡祿山也〔趙〕曰指言安慶緒也至德二載正月乙卯安慶緒已弒其父祿山而襲僞位矣揮涕戀行在〔彥〕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時肅宗即位靈武故以行在言之道途猶恍惚途一作路〔魯〕曰言心憂也乾坤含瘡痍〔魯〕曰謂戰傷之苦也憂虞何時畢〔補註〕易得失憂虞註憂慮也虞度也靡靡踰

阡陌〔洙〕曰詩行邁靡靡〔夢弼〕曰阡陌田間道也玉篇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人煙眇蕭瑟〔洙〕曰蕭瑟言人皆避亂無留居者〔補註〕蕭瑟寒涼之意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

血回首鳳翔縣〔洙〕曰時肅宗在鳳翔旌旗晚明滅〔夢弼〕曰謂屯兵以扈駕也

○前登寒山重〔夢弼〕曰謂重疊非一山也其跋涉勞苦可知也屢得飲馬窟〔洙〕曰古樂府有飲馬寒山窟行邠郊入地底〔洙〕曰邠州古豳國昔公劉據其地開元十三年改豳

州為邠澤堂曰邠地低平故云涇水中蕩潏希曰按九域志涇水在涇州而邠州西距涇州才百五十里涇水之所通也故云中蕩潏補註潏以律切水流貌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夢弼曰猛虎喻盜賊言邠涇二州盜賊可畏也補註吼許后切怒聲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戴一作帶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事一作士澤堂曰亦可悅三字可知非可悅之時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鄭曰橡徐兩切櫟實也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苦一作酸批長篇自然不可無此朱曰言山中草木皆遂其生而人不遑寧止希曰禮記雨露既濡補註唐子西語録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杜征一篇直記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緬思桃源內夢弼曰緬彌兖切遠也希曰桃源在鼎州澗明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忘路忽逢桃林

夾岸前行得一山捨舟入屋舍儼然男女怡然自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邑人來此既出詣太守說此遣人隨往尋之遂迷不復得路【趙】曰今見其果實而思之也【澤堂】曰因景興懷轉入實境

益歎身世拙【夢弼】曰甫歎身居亂世不能爲桃源之隱足見其謀之拙也

坡陀望鄜畤【夢弼】曰坡陀高六貌鄜音孚時諸市切祭天所也前漢郊祀志秦文公東獵汧渭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祀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澤堂】曰有五時四秦一漢其高接天

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illegible]】木[illegible]言猶遠也【夢弼】曰甫喜望鄜畤而見其巖谷迭相沒心欲速至故先行已到水濱而僕從遲在木末

鴟鳥鳴黃桑鳥一作梟野鼠拱亂穴【補註】韓愈詩禮鼠拱而立

夜深經戰場戰一作帶寒月照白骨【澤堂】曰時祿山未犯關右邠鄜之間所經見乃古戰場也

因經戰地思潼關之敗悼半秦之民也

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

平生所嬌兒床前兩小女三
女繞膝似欲忘或飢渴惱

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批】收結中得從容諷刺語此大篇興致【朱】曰翰以兵二十萬守潼關及其敗也火拔歸仁曰公以二十萬一日覆敗持是安歸遂執以降賊異物鬼也秦地之民半爲鬼物言將非其人禍延天下人君選將可不愼歟潼關乃京師之喉咽而潼關謹守雖有百祿山其能破京城犾此甫深爲舒翰歎惜也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朱】曰甫充陷賊而亡歸【澤堂】曰節節銜貫承上起下妙甚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迴一作回幽一作嗚【夢】【弼】曰慟徒送切哀過也平生所嬌兒【補註】嬌妖嬈也嬈妍媚貌【澤堂】曰嬌是愛悅之意或云驕字之誤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韈【趙】曰見爺背面啼使爺字乃出木蘭詩不聞爺娘喚女聲垢膩脚不韈王祺以爲轉石於千仞山之勢【夢弼】曰韈與襪同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補註】綻直莧切衣縫解禮記衣裳綻裂紉鍼請補綴海圖坼波濤舊繡移

曲折天吳及紫鳳【魯】曰天吳水神也【修可】曰山海經云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爲水伯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青黃色丹穴山有鸑鷟鳳之屬也如鳳五色而多紫【趙】曰天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澤堂】曰以敗錦補破褐極言舊饒今貧之狀

顛倒在短褐【夢弼】曰公言妻子寒凍以海圖舊繡補綻而爲小兒短衣故波濤爲之坼繡紋爲之移天吳紫鳳之類或顛或倒其貧困可知也【修可】曰短當作裋音豎蓋傳寫之誤也前漢貢禹短褐不完師古曰裋謂童豎所著之襦褐毛布也【補註】趙曰短褐字長短之短班彪論云貧者衣短褐【澤堂】曰短褐裋褐之辨多矣但有合用裋褐處有合用短褐處杜云裋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山谷被褐懷珠王詩櫝蔽心有待褐短義難降之類是也今人繞見短字便改以裋自以爲秘考可笑

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一作數日臥嘔泄

那無囊中帛無一作能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補註】苞通作包裹也

衾裯稍羅列【補註】裯直留切詩抱衾與裯裯註衾被也裯單被也

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手抹移

時施朱鉛[洙]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子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夢弼]曰鉛謂粉也

[澤堂]曰言學母則母亦拙粧可知不言母而言女者母粧常也移時施朱而不免畫濶皆嬌癡可憐之態

狼籍畫眉濶[補注]狼籍離披雜亂貌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

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澤堂]曰問而滯答故挽鬚作鬧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說一作脫[批]北征精

神全得一段畫意他人窘態有甚不能自言又着置勿道至尊尚蒙塵[夢弼]曰傳天子蒙塵

于外[澤堂]曰承接在尚字幾日休練卒[夢弼]曰練卒謂訓練其卒也仰着天色

改旁覺妖氛豁氛一作氣[夢弼]曰漸見天宇澄清也陰風西北来慘澹

隨回鶻一作胡紇[洙]曰唐書回鶻傳云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

臣于突厥至隋韋紇復叛去自稱回紇回鶻言勇鷙猶鶻然【夢弼】曰作回鶻非盖德宗時方請易為回鶻也【澤堂】曰作回紇是

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澤堂】曰選法

送兵五千人【洙】曰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鶴】曰會要至德二載正月肅宗駕在彭原四月官軍為賊將安守忠所敗於青渠北乃遣中官實誠使於回鶻令發其兵九月回鶻遣太子葉護領蕃兵三千餘人来助討賊遂収東京葉護請且歸靈夏已北取馬收范陽

驅馬一萬匹【夢弼】曰兵五千而馬萬匹者謂良將之用兵馬必有副也唐史不言其數今見于詩

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過一作如【洙】曰回鶻驍強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

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趙】曰言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

伊洛指掌收【蔡】曰伊洛二水指東都也

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伺一作可【趙】曰此正時議以為國家

有妖復中原之理官軍深入自足破賊不必專用回鶻兵也此舉開青徐旋瞻略

恒碣【希】曰書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故曰恒碣【夢弼】曰青徐恒碣皆東北之地自此可以略取矣昊

天積霜露【夢弼】曰元氣廣大謂之昊天正氣有肅殺【夢弼】曰肅殺陰氣之正也

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夢弼】曰謂肅宗獲回紇之助蓋天人之理相應祿山決可滅也【澤堂】曰樂府古詞語法長篇中間出不妨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illegible]】曰酉陽雜俎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爲狼狽事與古先別【補注】趙曰奸臣如楊國忠旣誅其黨與失勢而蕩析矣此與古先別之一也夏殷亦衰矣而褒妲不誅上皇乃能割情忍愛而誅貴妃此與古先別之二也【澤堂】曰千古正眼當時覷破姦臣競葅醢【鄭】曰葅臻魚切【洙】曰祿山之反亦國忠媒孼之【補注】楚辭后辛之葅醢註嚴菜曰葅肉醬曰醢同惡隨蕩析【澤堂】曰析疑作折讀不聞夏殷

襃中自誅褒妲 【夢弼】曰妲當葛切 【洙】曰褒似妲己也此言誅楊貴妃也胡存元任曰褒姒周幽王后也 【鮑】曰魏泰云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夭姬白樂天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體蓋亦失事君之禮矣若夫老杜則不如此其北征詩曰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乃明皇鑑夏殷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與焉 【補注】曰褒疑作妹周字不應重出兩句中

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 【夢弼】曰謂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之主以喻肅宗明斷再造唐室也

桓桓陳將軍 【洙】曰陳將軍玄禮也首謀誅貴妃楊國忠 【鮑】曰書牧誓勗哉夫子尚桓桓

仗鉞奮揚也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 【定功】曰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曰愛民活國道家所尚 【夢弼】曰爾指玄禮也謂無玄禮之言則唐之天下無復爲唐有矣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 【夢弼】曰興慶宮勤政門之

神牧之牧頻數之數
未知孰是孰非

北曰大同門其內曰大同殿考之唐志無白獸闥之名豈御漢白虎門而言之乎意謂故宮失守皆淒凉寂寞而可傷也【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改曰白獸 **都人望翠華** 【宋】曰司馬相如曰建翠華之旗 **佳氣向金闕** 【夢弼】曰妖氛蕩滌有鬱葱之佳氣也【補注】趙曰大意歡車駕歸長安也 **園陵固有神掃洒數不缺** 【鮑】謂每有喪亂終必反正【澤堂】曰數即禮數之數社文有掃洒之數弗闕之語此甚明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夢弼】曰數色角切頻也先帝山陵皆蓄神靈可以陰隲子孫而中興之君復盡孝道掃洒之禮未嘗少缺自茲已往必能紹復太宗之業祿山蕞爾之冦何足慮乎【補注】詩人玉屑詩家以杜少陵稱首正謂其無一篇不寓尊君敬上之意如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洗兵馬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鑑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先後重輕非苟作者滄浪詩評太白夢遊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

詩以李杜爲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

月 鶴曰至德二載作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擣藥兔長生 夢弼曰按後漢張衡靈憲序曰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憑焉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竊之以奔月是爲嫦娥 師曰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擣藥 夢 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洙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言休照爲征夫見月而感也 [illegible] [illegible]曰知其滿地故不欲月照地而增人悲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鶴曰至德二年作

胡虜潛京縣 虜一作騎 趙曰至德二年子儀以朔方兵討安慶緒于澧水慶緒奔于陝郡 官軍擁賊壕 夢弼曰壕胡刀切 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 夢弼

曰喻賊勢之必敗也【洙】曰鼎魚穴蟻言雖假息繼不能迸死【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帳殿羅玄冕**【鶴】曰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幄帝爲殿也【趙】曰玄冕卿大夫之服言羅者臣侍之不一也**轅門照白袍**【沈】曰周禮以車轅爲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夢弼】曰言將士之勇銳也**秦山當警蹕**【趙】曰肅宗在鳳翔也**漢苑入旌旄**【趙】曰漢苑上林苑也【夢弼】曰謂衛兵往長安也漢儀註凡養鳥獸者通名爲苑**路失羊腸險**失一作濕【夢弼】曰言賊不能守其險阻也【洙】曰羊腸坂也在太行天下之險也【鶴】曰太原嵐州有羊腸坂石磴縈回若羊腸焉此云羊腸當是指肅宗自靈武次鳳翔所經之路若羊腸坂之險耳非指太原也**雲橫雉尾高**【趙】曰天子所居雲橫其上黃帝戰于涿鹿之野上常有雲氣【夢弼】曰雉尾扇也言天子儀仗之盛也崔豹古今註殷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雉羽即緝雉羽爲扇翣以障翳風塵也**五原空壁壘**【趙】五丈本不可省與花溪同【洙】曰五丈原地名近長安時

賊退敗故壁壘空【趙】曰長安縣之外有畢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陽原細柳原正得原謂之五原舊註謂五原丈原非是【鶴】曰五原屬鹽州僑治靈州貞觀元年州省縣隷靈州二年復置州天寶元年更郡曰五原謂肅宗即位於靈武今次鳳翔漸可還京所以五原空存壁壘若如趙註則長安有六原矣【澤堂】曰兩註皆不的畢竟賊壘空者近是

八水散風濤【洙】曰關内八水一涇二渭三滻四覇五澤六浩七灃八潏散風濤言寇亂漸平【趙】曰言風濤止息之意

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夢弼】曰遊魂言賊雖生而魂已矣如爾輩必滅姑少寬貸之也祖

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趙】曰賊窘則乞降黠則尚詐今安賊既爲官軍所臨欲望如是不可得也

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趙】曰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往收長安是爲代宗也以司空郭子儀副之太公六韜有豹韜

前軍蘇武節軍一作旌【洙】曰蘇武至海上杖漢節言前軍皆守節之士【夢弼】曰時王師收長安以李嗣業爲前軍

左將呂虔刀【洙】曰晉書呂虔爲刺史有

佩刀相者曰三公可佩虔乃贈别駕王祥曰苟非其
人刀或爲害以卿有公輔之量故相與也言左將皆
輔相之才【夢弼】曰或謂李嗣業嘗爲左佰刀將兵氣囬飛鳥【趙】曰言氣之凌賁可彗飛鳥囬
也囬如囬天之囬威聲沒巨鼇【洙】曰威聲雄重【趙】曰巨鼇屭鼂之物威聲所加乃至沒之
比狂賊懾服之意戈鋋開雪色【洙】曰東都賦戈鋋彗雲弓矢向秋毫向一
作尚【洙】曰秋毫言極末也弓矢向言雖微必中天步艱方盡【夢弼】曰言艱難之運至此盡矣
詩小雅天步艱難時和運更遭【夢弼】曰言時和繼之乃否極即泰也誰云遺毒
螫遺一作貴螫一作蠆【洙】曰兩京賦蕩亡秦之毒螫遺無遺也【夢弼】曰螫音釋行毒也言賊必掃盡無
留其餘揮也已是沃腥臊【洙】曰如以湯沃去腥臊也漢書蠻夷腥臊睿想丹墀
近想一作思【趙】曰言車駕有可還之勢也丹墀者以丹塗墀上神行羽衛牢【趙】曰神行
天子之行也羽衛葆羽之衛牢則安而無警也花門騰絕漠【夢弼】曰花門乃囬紇也【洙】曰燕

山銘經磧鹵絕大漠拓羯渡臨洮夢弼曰羯謂安西也按唐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募勇健者為拓羯猶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十道志洮郡皆吐谷渾所處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夢弼曰時用朔方等兵故回紇安西感唐恩德騰渡而來助唐討賊然係羸之俘何足執也趙曰言其喜來助順也羸俘者匹羸之俘爾澤堂曰猶西京不足援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朱曰吹毛言其利也古有吹毛之劒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補注釧樞絹切臂鐶也只待獻香醪只待一作準擬杜獨欲一日親見不可得想像欲狂朱曰董卓傳呂布殺卓馳賣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收京三首

鶴曰此詩梁權道編在至德二載然芬三首又似乾元元年作意二篇非同時作也

仙仗離丹極妖星照玉除 [洙]曰晉天文志妖星一曰彗星二曰孛星三曰天棓四曰地槍五曰天攙六曰蚩旗七曰天衝八曰國星九曰昭明十曰司危十一曰天攙彗十二曰五殘十三曰六賊十四曰獄漢十五曰旬始十六曰天鋒十七曰燭星十八曰蓬星十九曰長庚二十曰四填二十一曰地維 [師]曰言祿山陷京闕

須爲下殿走 [批]舊嘗不簫此語以收京言之尚可耳 [澤堂]曰既曰仙仗離丹極則下殿走當屬賊走意批意亦然

不可好樓居 一作得非群盜起難作九重居 [朱]曰世說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謂避亂也 [趙]曰封禪書仙人好樓居今公以仙人比天子也 [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好樓居之句 [澤堂]曰舊說好樓爲羨好樓臺亦通

暫屈汾陽駕 釋文云汾水出太原 [劉]曰言肅宗親在也

[夢]聯飛燕將書 [夢弼]曰史記魯仲連傳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燕將見書泣而自殺田單遂屠聊城余謂此以言京師不勞兵戰而車駕可復有若魯仲連之飛書於燕將而聊城自下也

依然七廟略 [趙]曰兵謀

蕭

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師】曰謂復立宗廟也更與萬方初【夢弼】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希】曰嵇康養生論曰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睪堂】曰既再生故甘從衰白

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趙】沈痛敦厚讀之墜淚【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鶴】曰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御丹鳳樓下制云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克荷云云十二月朔又御丹鳳門下制大赦此所謂哀痛之詔也

羽翼懷商老

文思憶帝堯【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鮑】曰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公云褒晃杜鴻漸等輔相肅宗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玄宗傳授猶堯授舜也【睪堂】曰懷與憶皆主肅宗言便是詔書中求賢稽古意

叨逢罪己日【洙】曰罪己詔也【睪堂】曰思古之輔相傳授而猶有望於罪己之仁也

霑灑望青霄霑灑一作[illegible]涕【趙】曰令[illegible]

肅宗能刻責奮厲猶有所仰望也

汗馬收宮闕[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春城鏟賊壕[夢弼]曰鏟楚醆切言削平賊城也賞應歌杕杜[洙]曰詩杕杜勞還役也歸及薦櫻桃歸一作福[杜]不言宗廟而顛覆之感收復之幸具見非強點綴者[洙]曰禮記月令中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即櫻桃也[illegible]曰叔孫通請惠帝薦櫻桃于原廟事見本傳雜虜橫戈數數一作槊[鶴]曰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常也功臣甲第高[洙]曰武帝爲霍去病治第宅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鶴]曰楊盈川碑云匈奴未滅甲第何高萬方頻送喜[夢弼]曰言獻捷也無乃聖躬勞[杜]情至藹然喜有未極願幸捷書同日助喜之及語尤有味[師]曰此聖主之勞勳人臣不宜貪天功以爲己力諷之之辭

潼關吏[夢弼]曰潼徒紅切水名[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

失守爲賊所敗暨收復長安增修阨險是詩乃公歸京師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夢弼】曰草草勞苦貌詩勞人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

不如小城萬丈餘【希】曰潤州圖經城號鐵甕城吳孫權所築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詔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爲皇太子前鋒兵馬元帥令率衆二十萬守潼關明年六月翰爲賊所敗關門不守令復築城故云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修關一作築城【罷】【豐】曰潼關吏言今始修關而備胡是時胡已入關大掠而東只一着還字便見亡羊補牢可笑也○下挑林戰案要我

下馬行【夢弼】曰要於霄切約也爲我指山隅【澤堂】曰自指山以下至末句皆吏之言也

連雲列戰格【夢弼】曰戰格即列柵也飛鳥不能踰胡来但自

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蘇】曰李左車云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洙】曰劍閣銘一人荷

戟萬夫趑趄

哀哉桃林戰【夢弼】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因爲賊所乘敗績故甫哀之書武成註桃林在華山東

百萬化爲魚【夢弼】曰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

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洙】曰哥舒翰突騎施首領哥舒部落之裔也蕃人多以部落稱始以爲氏翰至潼關次于靈寶縣之西原與賊交戰官軍南迫嶮峭北臨黃河因爲兇徒所乘王師自相擠排墜于河翰降於賊祿山僞署司空後爲安祿山所殺【師】曰今肅宗既收復兩京儻不更選賢將事之成敗未可知也故甫有慎勿學之句【希】曰自修關以下皆吏答辭吏仍請甫囑關將慎勿蹈舊轍語婉而諷若作甫自言者則反淺意致○石壕吏亦此法

留花門【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爲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爲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爲農桒

害也葉護請留兵沙苑在至德二載此詩作於是年

北門天驕子門一作方飽肉氣勇決【註】曰前漢凶奴傳單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而已高秋馬肥健【註】曰趙充國曰秋馬肥變必起矣挾矢射漢月【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月月盛壯以攻戰　月虧則退兵自古以為患【註】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詩人厭薄伐【註】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義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修德使其來羈縻回不絕【註】曰語遠人不服則修德以來之贊曰其慕義而貢獻者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胡為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蘇林】曰王莽為光武驅除也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公主歌黃鵠【註】曰

西域傳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爲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自作黃鵠歌趙曰乾元元年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故云歌黃鵠

君王指白日

洙曰詩謂予不信有如皦日今言指白日以爲盟約也

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

洙曰左輔馮翊郡也趙曰此指言回紇留左輔之爲害夢弼曰鄜道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出左輔近于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尒如此則上文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小陵之意煥然

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

趙曰時殘害麥與桑故田夫懼之

沙苑臨清渭

希曰沙苑在同州馮翊縣南十七里唐志同州雖不言渭水而同與華鄰華陰有漕渠自苑西引渭水

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

一作滅從又作撇捩夢弼曰撇匹滅切擊也捩練結切拗也上林賦奔騰

撒烈

胡塵踰太行[夢弼]曰太行山名雜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

[澤堂]曰以胡故不可不留也原野轉蕭瑟[夢弼]曰自太白山迤邐至京室胡兵雜居其内

供給浩汗賦斂愈急然天子不即遣之歸國使之淹留于此原野轉加蕭索恐變生非常此所謂導虎而

入其闔室自貽歃咎者也

塞蘆子[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番[夢弼]曰延州乃秦地之北門去州百

八十里有門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蘆也今詩云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

按通鑑至德二載史思明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并帥其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以所部

來降是詩作於未來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洙]曰沈存中云延州今有五城按舊唐史註朔方節度使所管有定遠城西受

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安軍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内空

荊杞【鶴】曰唐自武德以来開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卒召吐蕃之禍然則是詩之作盖先事而慮也【趙】曰思明正割河北高秀巖正西向宜以五城爲念時諸將之兵皆務東討收復河北而不備其西以塞蘆子徒恃河水迢迢爲限而城中空虛已生荊杞此非所以固國者也

思明割懷衛【洙】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天寶十四載随安祿山反河陽懷衛盡陷於賊

秀巖西未已【趙】曰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後爲史思明偽河東節度使將兵方西嚮未已恐乗隙而西略矣

迴略大荒来【洙】曰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

崤函盖虛爾【洙】曰項籍賛秦孝公據崤函之固【師古】曰崤謂崤山今陝縣東二崤是也函谷今桃林縣南洪溜澗是也虛言其無備禦爾

延州秦北户關防猶可倚焉

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一岐

作頌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敗安祿山游軍夢弼曰肅宗若曰延州捍蔽秦之北得萬人控塞蘆子則思明秀巖不能西略又得薛大夫在岐州旁制山賊則吐蕃之兵必引退而去矣近聞昆戎徒夢弼曰昆戎即吐蕃也與思明連結入寇秉中國之亂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夢弼曰兩寇謂思明吐蕃也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閽。敢一作能閽一作門胡行速如鬼夢弼曰胡兵疾速如鬼之行不可測知憑誰呼天子之門告於君上庶不為二寇之所秉也洙曰時官兵止知東討校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澤堂曰當塞此關以防兩寇而胡行速而上言無路已不及矣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辭情見于詩趙曰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

即祈鮮於圓卒免死貶台州【鶴】曰至德二載十二月作

鄭公樗散鬢如絲【洙】曰莊子有樗散之材言不合世用酒後常稱老畫師【洙】曰虔善畫常獻詩畫及書于明皇御批號爲三絕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洙】曰時初復京師虔以汙賊貶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學堂】曰初無邂逅之便遽聞蒼黃之往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洙】曰言交契之期死生不替

瘦馬行【師】曰此詩爲房琯作琯喪師陳濤斜罷相出爲邠州刺史時論多惜之【鶴】曰琯敗在至德元載十月今云去歲奔波逐餘寇是二年作明矣是年琯罷相【學堂】曰此詩如鸚鵡賦句句譬喻而終不露題〇看此則凡云譬喻真妄立見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墻骼一作骸【夢弼】曰骼各額反硉

作頌【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敗安禄山游軍【夢弼】曰甫意若曰延州捍蔽秦之北得萬人控塞蘆子則思明秀巖不能西略又得薛大夫在岐州旁制山賊則吐蕃之兵必引遁而去矣

近聞昆戎徒【夢弼】曰昆戎即吐蕃也與思明連結入寇秉中國之亂為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夢弼】曰兩寇謂思明吐蕃也深意實在此誰敢吁帝閽敢一作能閽一作門胡行速如鬼【夢弼】曰胡兵疾速如鬼之行不可測知憑誰呼天子之門告於君上庶不為二寇之所乘也【洙】曰時官兵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乘隙而起者故有此作【澤堂】曰當塞此關以防兩寇而胡行速而上言無路已不及矣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辭情見于詩【趙】曰按唐史虔以禄山反陷賊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

昨日則依
々教と待ち至今無之
未出候故彼方より千枚御皆上出口則再
樹々先此今日五枚東寄煮る縮様
下村佐助

即兀切硉兀骨高皃洙曰禮觀者如堵墻絆之欲動轉欹側夢弼曰絆馬縶此豈
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六一作火洙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
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右廂髀膊細
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衆道
三軍遺路傍三一作官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
霜澤堂曰形容亦切刻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夢弼
曰驊騮良馬不慣於角逐以喻房不習乎戰闘也澤堂曰此則實有是事却以比房亦奇士卒多
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洙曰乘黃古之神馬亦名飛黃黃帝乘而登仙
夢弼曰乘黃雖病不害其為神馬琯雖戰敗不害其為賢相也當時歷塊誤一蹶夢弼曰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夢弼曰喻小過也委棄非汝能周防一能

作難【夢弼】曰喻琯之見廢亦出於不意 非故爲而速辜也【澤堂】曰分釋明概 見人慘憺若

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夢弼】曰喻琯之失 君而形於憔悴也 天。寒。遠。放。

鴈。爲伴。【夢弼】曰喻琯遠出於邠 州不獲居君之左右也 日。暮。不。收。烏。啄。瘡。【杜】哀

窮悼屈亦須痛快得意【夢弼】曰喻 朝廷不見收録而譏言中傷之也 誰家且養。願終惠

【洙】曰顏延年赭白馬賦 終願惠養蔭本枝兮 更試明年春草長【杜】展轉沉 著忠厚惻

怛感動千古【師】曰琯之見棄而朝廷寡恩莫之終惠 甫欲浮試以盡其所長故末章有更試明年春草長

之句

畫鶻行

一作畫鶻【鶴】曰肅宗還京公在扈 從之列以至德二載十月入長安

高堂見生鶻 生一作老 颯爽動秋骨【夢弼】曰秋乃肅殺之 氣鶻能擊搏逢秋殺

物故曰 秋骨 初驚無拘攣【洙】曰拘攣 猶拘束也 何得立突兀。乃知畫

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參評]曰物謂玩物也烏鵲滿樛枝[朱]曰詩南有樛木釋文云木下曲曰樛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纂註]曰沒字可觀長翮如刀劍人寰可超越[參評]曰言有出塵標格也乾坤空崢嶸[參評]曰言天地雖廣大而根不得飛奮也粉墨且蕭瑟[參評]曰粉墨但恐脫落直至於蕭瑟爾緬思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參評]曰言有飛揚烟霧之姿徒立於雲沙而不得騁喻壯士雖義烈而其才獨無所用是以一步一回紆鬱而不舒也

臘日[鶴]曰至德二載扈從還京師作[師古]曰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朱]曰萱草乃忘憂草漏洩春光有柳條有一作是[趙]小兒語大家數[纂註]曰漏洩

侵陵已閧江西祖業矣縱酒欲謀良夜醉良一作長還家初散紫宸朝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内有紫宸殿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趙曰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公自註舍人先世掌絲綸鶴曰會要云貞觀八年營永安宮九年改名大明宮龍翔二年改名蓬萊宮咸亨二年改蓬萊宮爲含元殿復改爲大明宮當是乾元元年在諫省作

五夜漏聲催曉箭師曰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五夜謂五鼓天將曉也夢弼曰曉箭謂五更初也九重春色醉仙桃重一作天洙曰天子之門九重趙曰春色著桃如酣醉然以宮中之物故以仙桃爲言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批壯麗自是若非微字清灑不免癡肥矣謾發此義東坡志林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

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
河影動搖雨後寂寞無聞馬直至歐陽永叔云蒼波
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開萬馬不嘶聽號令諸
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鍾
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
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尒

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

曰賈
至曾之
子也曾於開元間掌制誥玄宗幸蜀拜至起居舍人
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命冊乃爾爲之兩
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曰記緇衣
篇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池上于今有鳳毛

于一作如有一作得曰池謂鳳凰
池此義其父子爲中書也宋書謝鳳子
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
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陽　九　寒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
青瑣〔夢弼〕曰宮殿簿青瑣門在南宮百囀流鶯繞建章〔夢弼〕曰李吉甫郡縣
圖建章宮在長安縣西二十里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
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王維
絳幘鷄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
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
傍衮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
鷄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

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劒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補注】曰劉向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耶宋玉對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是其曲彌高而和彌寡又安知臣所爲哉【苕溪】叢話云老杜和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爲唱首王維岑參皆有和四詩皆佳絶今蘇臺閣中杜工部集皆不附此三詩惟錢唐舊本有之【補注】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朝大明宮乃爲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如岑參花迎劒佩一聯最佳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鶴】曰舊史高宗龍朔二年置正殿曰含元含元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公爲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當是乾元二年春作

天門日射黃金榜【夢弼】曰神異經西方有西明山有宮馬白石爲牆五色玄黃門有金牓春殿晴曛赤羽旗【洙】曰以赤鳥羽爲旗宮草微微承委佩微微一作霏霏【洙】曰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爐煙細細駐遊絲【洙】曰遊絲蛛絲之遊散者香煙似之【澤堂】曰宮草長故承佩爐煙細故能與遊絲住留也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批】佳處自在句想【洙】曰蓬萊殿名【趙】曰鳷鵲觀名在甘泉宮【澤堂】曰殘餘也當春而宮瓦尚有殘雪經時不消亦一奇景也侍臣緩步歸青鎖【洙】曰青鎖門也天子制以青畫戶邊鏤中退食從容出每遲【昱】曰詩自公退食

紫宸殿退朝口號【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乾元元年爲拾遺時作

戶外昭容紫袖垂【洙】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雙瞻御座引朝儀

爲

〔蒼谿〕曰按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香飄合殿春風轉〔澤堂〕曰合與重複同意

花覆千官淑景移景一作日〔批〕春容富麗〔夢得〕曰覆芳遇切謂唐宮苑庭列芳蕤春色之盛也按公晚出左掖詩退朝花底散是也

晝漏稀聞高閣報稀一作聲〔趙〕曰以闇之高而傳之遠也

天顏有喜近臣知〔批〕意外意〔洙〕曰言近臣寄遍清光也

宮中每出歸東省〔夢得〕曰唐制左拾遺隸門下而門下省在東謂之東省公時爲左拾遺故也

會送夔龍集鳳池集一作到〔夢得〕曰夔龍舜之二臣也晉荀勗自中書監徙尚書令人賀之乃恚云奪我鳳凰池謝人何賀我耶蓋晉人以中書疑遂比天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澤堂〕曰言拾遺班行次第將入中書集於鳳池如夔龍之遣帝舜也

晚出左掖〔鶴〕曰乾元元年春在諫省作

晝刻傳呼淺。〔洙〕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註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

傳呼以爲備也趙曰傳呼淺則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澤堂曰淺聲近也呼聲自內而漸近於外也

春旗簇仗齊 洙曰春旗羽衛澤堂曰旗非軍容即儀仗故云 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杜濃麗可想 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 杜焚諫草者不欲人知也然使人知其焚藁是猶欲知也雖焚藁亦避人正是點破古事無限懇款此事君當然之體洙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藁夢弼曰晉羊祜傳嘉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 騎馬欲雞棲 杜結語讀之數過款款忠實謂爲日夕淺耳亦未嘗非日夕意也洙曰文選雞登栖而歛翼師曰騎馬出左掖雞欲栖之時謂日之夕矣

題省中院壁 鶴曰乾元元年爲拾遺時作省謂門下省也

掖垣竹埤梧十尋 十一作千趙曰禁掖之垣墻也希曰高后紀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掖垣即此義公在左掖故云夢弼曰埤避移切又皮靡切乃省中左右

捥也垣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埤垣竹埤梧皆長十尋也

洞門對雪常陰陰

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註洞門謂門之相當也定功曰對雪當作對雷吳都賦云玉堂對雷蓋是詩有鳴鳩乳燕落花遊絲之語乃春時非可言雪傳寫之誤耳夢弼曰以洞門對梧竹故常陰潤也[illegible]曰垣竹埤梧深門之內常時陰雪之景已佳矣又入花鳥春深之景次苐好矣註說亦通但對雷字欠清亮如是釋却不妨

落花遊絲白日靜

洙曰梁簡文帝春日詩落花隨燕入遊絲帶蝶驚

鳴鳩乳鷰青春深

批老健有情此非旌旗日暖宮殿風微兩句比洙曰乳鷰雛鷰也

腐儒衰晚謬通籍

夢弼曰腐儒甫謙辭歎其晚年自賊中歸謂肅宗通籍禁省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省禁宮應乃得入也

退食遲回違寸心

夢弼曰謂仕宦非其本心也

衮職曾無一字補

洙曰詩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註衮君之上服補之善補過也趙曰公前為拾遺故用補衮事

許身愧比雙南金

洙曰古詩義人贈我緑綺琴何

歌

以報之雙南金【師】曰無忠言以報君恩之重故云許身愧比南金

春宿左省【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乾元元年作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户動【批】風連西掖動二動字相近星動較奇【夢弼】曰萬户指宮中之門引列星之光而動搖也月傍九霄多【趙】曰九霄多意言九霄之間月色明適斯為多也【夢弼】曰謂月色之明傍於九霄喻親近天子之清光也不寢聽金鑰【夢弼】曰聽平聲聆也因風想玉珂【鶴】曰珂丘河切【朱】曰玉珂鳴珂也【蒼舒】曰通典老鶻入海為珹可截作馬勒謂之珂【趙】曰兩句主下句公有封事欲上故聽開門且想朝馬鳴珂也【夢弼】曰唐車服志五品以上有珂傘明朝有封事【朱】曰言事也欲其容故封之以達數問夜如何【趙】曰詩夜如何其【師】曰聽金鑰恐天子門問羣臣入朝風傳玉珂之聲故數問夜如何玉珂導者所鳴之珂故云馬非也【鶴】曰貞觀三年令文武官各上封事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

侵

諍小則上封事今封事欲上而至於數問夜之如何其憂國愛君之意展轉于中視岑參所云自覺諫書稀者爲不侔矣夢

鄭曰四句意貫

送賈閣老出汝州鮑曰賈至爲中書舍人出守汝州鶴曰乾元元年公在左

掖作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杜是送同省趙曰賈歷中書舍人而省在月華門西故曰西掖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鶴曰艱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汝州唐屬河南道與河南府又爲鄰師曰言奔走之勞而減少年之心也宮殿青門隔洙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邵平種瓜青門外隔青門謂賈出汝州雲山紫邏深趙曰九域圖汝州有紫邏山故云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師曰晉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援爲太守事彥輔曰潘岳秋興賦予生三

夯

十有二而見
二毛班白也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今白註】相國製文【□】
曰唐志翰林無司馬
唯王府長史下有司馬一人張司馬豈非以司
馬而居翰林之事耶梁權道編在乾元元年按
南詔傳玄宗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立馬援
銅柱乃還蓋在天寶七載恐是此時往勒碑
冠冕通南極【杜】大體【洙】曰通猶通兩南夷【趙】曰冠冕
指言張司馬南極指言南海也【澤堂】曰
越人文身故以
通冠冕爲異
文章落上台【杜】語壯而險【洙】曰謂相
國製文【鶴】曰阮嗣宗奏
記以舍一之德據上台之
位上台指宰相而云也
詔從三殿去【夢弼】曰南部
新書大明宮
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爲名李肇翰林志
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白樂天爲翰林學
士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謂詔自翰林院經
三殿而去也或曰三殿謂蓬萊拾翠翠微是也學士
直殿故云詔
從三殿去也
碑到百蠻開【杜】優柔【鶴】曰高帝絕百粵
之兵服虔註非一種若今

歌

言百蠻也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批]驛程旅館又喜又悲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批]愛之望之祝之願之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鶴]曰乾元元年年在諫省作

雀啄江頭黃柳花[□]曰黃作楊鵁鶄鸂鶒滿晴沙[批]隊伏起富[夢][□]曰鵁古肴切鶄子盈切鸂苦奚切鶒耻力切字正作鷘皆水鳥也自知白髮非春事[趙]曰春事嬉遊賞翫皆年少之所宜故白髮則非春事矣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夢弼]曰近侍公自謂為左拾遺也[趙]曰公平昔放浪今為近侍故難浪迹也此身那得更無家[夢弼]曰謂前此轉從賊中寄家鄜州嘗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而言也丈人才力猶強健才一作文[夢弼]曰丈人謂鄭八丈也豈傍青門學種瓜[夢弼]曰此勉鄭丈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

曲江二首 鶴曰乾元元年爲拾遺在京師作

一片花飛減却春 批鍾情語別 補註詩眼 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杜之前人固未知有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却春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以古人既未到決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畫馬詩云王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與造作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咏人情模寫物景皆如是也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虗字 風飄萬點正愁人 趙曰秦少游有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正使此也 且看欲盡花經眼 莫厭傷多酒入脣 批小縱繩墨最是傾倒律詩不甚縛律者 江上小堂巢翡翠 苑邊高塚卧麒麟 苑一作花 批警策之至可以動悟不特麗句而已 趙曰塚前有石麒麟蓋富貴之家西京雜記云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今詩言卧則塚荒廢故公落句有感焉

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浮一作榮[余]曰絆音半馬縶也

[師]曰曲江舊時風景頗佳麗為京城勝遊自祿山焚蕩之後無向時奢華是以堂巢翡翠冢卧麒麟一盛一衰其理不常觀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矣

朝回日日典春衣 [illegible]創出高興 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沐]曰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縕袍償之[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為常常故以對七十然江南逢李龜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則又未嘗拘以數對也尋常幾度皆俗語[澤堂]曰七十者稀本古語未知出何書遂為名言

穿花蛺蝶深深見 見一作舞 點水蜻蜓款款飛 款款一作緩緩[趙]曰司馬遷云效其款款之愚[希]曰詩老夫灌灌毛傳云灌灌猶款款也音義同[澤堂]曰花蝶異色故深深可見蜻蜓恐溺故款款多勞此下字之妙

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批 落落酣暢如不經意而首尾圓活生意自然有不可名言之妙 王彥輔 麈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臙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微

曲江對酒 鶴 曰乾元元年作

苑外江頭坐不歸 趙 曰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 水精春殿轉霏微 春一作宮 趙 曰以水精言春殿蓋狀其淸幽也 掩花細逐楊花落 李商老 曰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跡其初云掩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黃鳥時兼白鳥飛 時一作仍 批 四句亦自恣肆 夢弼 曰此一聯楊自對掩白自對黃謂之句對格也 希 曰綿蠻黃鳥白鳥鷗鷺之類 縱飲久判人共棄 夢弼 曰判協普

官切字正作拚棄也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
澤堂曰拚任他也
洲遠吏一作舍老大徒悲未拂衣師曰甫性放誕與世相忤為人所棄故縱飲懶
朝無復顧惜蓋任真如此薄官所繫不遂滄洲之期至老大悲傷不能拂衣而去也滄洲神仙之境

曲江值雨鶴曰乾元元年作

城上春雲覆苑墻夢弼曰謂芙蓉苑之墻也江亭晚色靜年芳林
花著雨燕脂落脂一作支夢弼曰崔豹古今註燕支紅藍也水荇牽風翠
帶長夢弼曰荇行孟切洙曰荇水草也相連而生故曰翠帶龍武新軍深駐輦
芙蓉別殿謾焚香洙曰開元二十六年析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
隷焉芙蓉城連曲江師曰唐諱虎故改龍虎軍為龍武夢弼曰肅宗駐輦曲江囬想舊時焚香於芙蓉殿
不可得也故縱以何時醉會為言或曰輦駐曲江不復幸芙蓉者則別殿焚香為謾矣何時詔

此金錢會詔一作重鶴曰按貞元九年二月中書門下奏云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漢紀註允言黃金者真金止言金者錢也暫醉佳人錦瑟

傍暫一作爛夢弼曰詔賜太常教坊樂也樂器有錦瑟謂瑟繪紋如錦也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五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六

晦日尋崔戢李封 【鶴】曰謂正月晦日當是乾元元年歸京師時作【澤堂】曰乾元元年公在朝不應徒步訪人此正作偪仄行時也是篇恐是天寶十五載祿山已陷東京時作大抵與下篇意相近非亂後還京時作

朝光入甕牖 【夢弼】曰記儒行篇儒有環堵之室蓬戶甕牖 尸寢驚弊裘 【洙】曰語寢不尸【夢弼】曰甫正北尸寢或見晨光入牖驚起而衣弊裘也 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 【夢弼】曰按集有詩云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今興來不懶是以梳頭而有所尋也 出門無所待 【夢弼】曰不待車從也【澤堂】曰有待則為煩自覺徒步為適 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 【夢弼】曰謂道遇公侯免相揖也 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 【[illegible]】曰是時蓋與崔李

之交相會以心不以跡也 每過得酒傾 鄭曰過古禾切 二宅可淹留喜結
仁里懽 趙曰張平子思玄賦匪仁里其焉宅 況因令節求 夢弼曰謂晦日尋崔李也 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
李生園欲荒 夢弼曰謂百物凋零也 舊竹頗脩脩 舊一作有 夢弼曰翁李生有歲寒之節也
引客看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
初筵色 夢弼曰詩賓之初筵 已畏空樽愁 趙寫得濃至 夢弼曰初筵察其色惟恐酒盡不足延客其相愛如此也
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 夢弼曰不芳鳩切弗也
草芽既青出蜂聲亦暖遊 夢弼曰謂晦日已有春色動植皆得其所也
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 夢弼曰謂欲休兵使民皆樂其業也家語鑄劍戟為農器
上古葛天民 民一作氏 不貽黃屋憂 夢弼曰傷今俗薄人詐動輒為亂故使天子蒙塵也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 至今阮籍等熟醉

為身謀[朱]曰晉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
遂酣飲爲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夢弼]曰甫自賊竄歸謁肅宗授以
拾遺甫自負經世意遂諫不宜廢黜房琯坐是見斥是以酣飲自汚爲明哲保身之術以比阮籍熟醉獲
免當世之咎也威鳳高其翔一作自高翔[朱]曰漢記南郡獲威鳳爲寶註鳳之有威儀者也
時天下大亂賢者退處若威鳳然高其翔而不下全身遠害也長鯨吞九州[夢弼]曰祿山
吞噬天下也崔豹古今註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地軸爲之翻[夢弼]曰言率土
不安居也百川皆亂流[夢弼]曰喻羣盜不知朝宗之義也當歌欲一放[澤堂]
曰接上黃屢憂句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批]閑處復得一語[澤堂]曰接上
熟醉句庶用慰沉浮[夢弼]曰浮沉猶言盛衰也世說顧邵謂龐統曰聞子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冶一世與時浮沉吾不如子

送率府程録事還鄉（【公自註】程携酒饌相就取別【鶴】曰按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録事參軍二人乾元元年在諫省作）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妄集（妄一作忘）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洙】曰徐摛角立傑出）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趙】便懺便承【夢弼】曰言以教藥薰灸耳目頭開也）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洙】曰管仲與鮑叔為友【夢弼】曰甫得程録事如管仲之得鮑叔也）意鍾老栢青（【夢弼】曰言勤意鍾聚如松栢青青歲寒不改其色也）義動脩蛇蟄（【師】曰言程公辭官歸如龍蛇之蟄其高義可以聳動於人【夢弼】曰易繫辭龍蛇之蟄以存身也）若人可數見（【夢弼】曰數音朔）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夢弼】曰言無一日之歡也）百憂復相襲（【夢弼】曰復有離別之憂也）內愧突不黔（【洙】曰揚雄曰孔席不煖墨

隱

黔突不庶羞以賙給【夢弼】曰甫反荷程公以庶羞相賙給也【澤堂】曰以此為愧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蒼舒】曰戰國策粒米如玉途窮見交態【洙】曰阮籍詩途窮能無慟鄭當時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世梗悲路澁【夢弼】曰梗古杏切謂祿山之亂梗阻不通而行路為難也東風吹春冰決漭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趙】甚自矜重相愛至此【夢弼】曰戒程公勿為趨利之徒而汲汲於奔走也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鶴】曰乾元元年諫省作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夢弼】曰道士謂李尊師玄都壇名乃尊師之所也東方朔十洲記北海上有大玄都仙伯真公所治也【鶴】曰長安子午谷有玄都壇又會要云長安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邵伯温聞見録云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不然之公

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来相訪有俗氣
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
僧来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辯【[illegible]】曰此作狀物命
意未復自悲中有名言勝似雙松圖歌不知歐陽公
何以不喜也必傳者謬
握髮呼兒延入戶【彥輔】曰周公一沐三握髮手持新
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夢弼】曰言松無聲也畫憑軒忽若
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
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
良工心獨苦【東坡】志林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
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
【[illegible]】曰仙客指尊師言李尊師自愛松樹故持此障且知良工用意亦勤也意相親者意與松相親也
松下丈人巾履同【夢弼】曰履一作屨偶坐似是商山翁似一作自

【洙】曰四皓隱於商山避秦室之亂 帳望聊歌紫芝曲 帳望一作怊帳 【洙】曰四皓歌曰燁燁紫芝可以療飢 【澤堂】曰帳望羨歎也 時危慘惔来悲風 【須溪】曰甫傷時盜賊擾攘帳望四皓想其高躅故有是言也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鶴】曰鄭駙馬即潛曜韋曲地名在長安乾元元年春作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 【澤堂】曰起句豪宕春遊得意處 渌樽須盡日 【鄭】曰渌龍王切本作醁美酒也 白髮好禁春 禁或作傷 【杜】反覆有味 【趙】曰禁居吟切勝也 【澤堂】曰若能飲醉則雖白髮可以耐過春色云 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 枝一作蘿 刺七亦切穿也 【須溪】曰 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洙】曰劉巖隱逸不仕常着緇衣小烏巾 【師】曰甫意欲卜居植竹以怡情也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鶴曰畦奚圭切菜圃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師曰託言猶在仕途未能拂衣林下也澤堂曰鳥亦愛此園林不歸深山此最切景未必如註者之言城郭終何事五風塵豈駐顏可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趙曰尚欲留連之意鶴曰薄暮言衰老之年公意欲與駙馬於暮年俱還靜以自養也

奉荅岑參補闕見贈鶴曰公至德二載同左右拾遺補闕薦參為近侍是時參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今題云補闕亦是薦後除參補闕當是乾元元年作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師曰岑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甫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西故云歸不同也君隨丞相後趙曰唐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裴炎為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參時補闕在右掖故云我住日華東住一作往

白首甘契濶如今契濶深契濶艱苦辛勤之意

侵

趙曰長安志含元殿前有日華門東有門下省公自拾遺在左闥故云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蘂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澤堂曰賞音之地知不忘舊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夢弼曰長安志紫微殿在蓬萊殿南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澤堂曰羨其間遠非望外騰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鮑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為賊所得祿山大宴凝碧池維聞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鶴曰唐志左春坊中允二人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維遷中允在至德二載當是乾元元年作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深澤堂曰以如許聲名逢此衰亂共傳收庾

信【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
餘人營於朱雀巷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帝
承制除信御史中丞此言王維初以禄山之賀授僞
命肅宗憐之釋其死下遷中允【釋】曰庾信被拘於
宇文故比之為禄山所拘也**不比得陳琳**【批】陳琳猶有草檄憾也
【朱】曰陳琳避亂冀州袁
紹初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
附及譏曹公父子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
【趙】曰王維在賊中禄山大宴梨園樂
工皆泣維賦詩痛悼則異乎陳琳矣**一病緣明主三**
年獨此心【批】大家數時時有之政變其朴**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朱】曰虞卿窮愁著書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故【鶴】
曰新舊史皆載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維
服藥取痢偽稱瘖病今曰一病者正言維也師古註
以為公自言得肺疾只曰思君之故非也維自陷賊
中至此已三年言維戴君之心未嘗有二故終以白
頭吟喻其不改節也西京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白
子卓文君作白
頭吟以自絶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鶴]曰江寧郡唐爲昇州公開元末嘗遊此[夢弼]曰瓦棺寺乃薦福寺也晉時有僧嗜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生蓮花二朶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因號瓦棺寺京師寺紀曰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齋請朝賢註疏顧長康註百萬及請句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月餘畫維摩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開着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塡咽俄而果得百萬也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

一作天語辭中禁家榮赴北堂[趙]慈顏赴北堂不成語[朱]曰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北堂母氏也[澤堂]曰赴北堂之慈顏此句法多有之

聖朝新孝理

[朱]曰以孝理天下

祖席倍輝光

一作行子倍恩光[朱]曰祖席飮餞也

內帛擎偏重內一作贈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新一作清京口渡江航洙曰淮陰京口皆江南地名淮陰楚州也京口潤州也鄭春隔鷄人晝洙曰鷄人宮中司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鷄人之聞矣秋期燕子涼洙曰相期秋時而還也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一作竹引趍庭曙山添扇枕凉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賽城隍本作樂城隍先生定作賽趙賽城隍俗禮賦亦及此若非別注樂城隍亦不作可解薛曰按古樂府前有一樽酒主人行壽今日合来者皆令富且貴欲令主人三萬歲終歲不知老為吏當高遷賈市得萬倍桑蠶當大得主人宜子孫看畫曾飢渴追蹤限淼茫限一作恨鄭曰淼大水貌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修可曰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會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曜月餘日夢弼曰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詰居士乃是過去金粟如来

維摩詰是金粟如来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鶴]曰乾元元年作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鶴]曰楚辭橫流涕兮潺湲舊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詩誰與傳與一作為碁局動隨尋澗竹尋一作幽袈裟憶上泛湖船[澤堂]曰二句即舊来好事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澤堂]曰君指許八言旻公若聞許八話我官標則不過白頭昏醉耳

憶弟二首 [公自注]時歸在南陸渾莊[夢弼]曰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夢弼]曰濟子禮切水名[鄭]曰禹貢有濟河此因水名州[師]曰濟州屬山東人稀書不到[夢弼]曰以道路榛梗人稀少而難行兵在見何由憶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洙]謂其弟如狂催我走也其時其弟必病當其

憂我若病去體真難言之情也夢弼曰避祿山之亂奔諸行在如狂人爾公素多病則又無時而病去所以憂也

即令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師曰濟屬山東居水東故恨與水東流也夢弼曰以身居東故恨與水東流也澤堂曰言身少時健壯行走吾嘗以有疾為憂豈知死生闊潤種種愁恨無可奈何視如東流水乎向日孩童健走父兄惟疾之憂今豈可追乎走如健如黃犢走復來之走字

且喜河南定

洙曰河南東都也時安慶緒棄走河南已復鶴曰以弟在濟陽故喜河南之定也

不問鄴城圍

夢弼曰鄴城相州也為安慶緒所據九節度以兵圍之澤堂曰東都長復亦幸鄴圍尚纔悲苦之辭

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

鮑曰公自天寶十四載乙未冬曰亂而相別至乾元戊戌是為三春故曰三年望汝

故園花自發

師曰花自發言無主也

春日鳥還飛

洙曰言草木禽鳥尚得其所而人遺亂離不得相保爾

斷絕人

煙久東西消息稀

得舍弟消息[鶴]曰乾元元年作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批]卒然喜恨之意備此兩言苐言他鄉之勝而故鄉之亂可知[趙]曰休明之際則他鄉雖樂不知還家惟亂離則他鄉安處自足居也直為心厄苦直一作昔一作若久念與存亡念一作得與一作汝[趙]曰以弟存亡在念也若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之義[澤堂]曰汝避兵他鄉自勝故鄉而直緣吾心思困厄辛苦故久以存亡疑汝也皆經亂悲惱之詞

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床[批]劉意苦甚亦不可讀[夢窩]曰述異記陸機有犬名黃耳機在洛謂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為書盛竹筩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夢窩]曰按唐書李舟字公度隴西人柳宗元先友記

李舟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毋不屈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為刺史廢謫卒[趙]曰今詩云乾元元年春當是在諫省時作

代北有豪鷹[夢弼]曰代山名豪大也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一作種尤異是龍脊龍一作虎[夢弼]曰渥於角切洼於爪切水名漢禮樂志馬生渥洼水中豪鷹騏驥皆喻李校書也[趙]曰東方朔曰騏驥綠耳天下良馬也爾雅曰騮馬黃脊李舟名父子[夢弼]曰按唐書舟父岑為水部郎官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妙一作少不必須白晳[趙]曰左昭二十六年傳冉豎曰有君子白晳鬒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夢弼]曰謂賢士皆與之從遊也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輝一作煇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夢弼]曰謂驚服也江淹雜體詩序娥眉詎同貌而俱動於魄芳草寧共氣而俱悅於魂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

〔泰〕曰二男兒公自言其宗文宗武也既羨李舟自愧之不若故云 乾元元年春元一作二
萬姓始安宅〔朱〕曰乾元肅宗年號收復京師民始安居舟也衣綵衣〔趙〕曰列女
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五色綵衣卧地為小兒啼告我欲遠適倚閭固有望
〔趙〕曰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歛
衽就行役〔馬〕曰陶淵明勸農四言云敢不歛衽〔洙〕曰詩父曰嗟予子行役南登吟白
華〔夢弼〕曰舟乃漢中人南登高山而歸漢中也白華喻其行之絜也詩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已見
楚山碧〔華堂〕曰白華補詩眷戀庭闈心不違安吟此詩以思親也藹藹咸陽都〔洙〕曰
藹藹言氣象也〔夢弼〕曰咸陽西都也冠蓋日雲積〔夢弼〕曰西都賦冠蓋如雲何時太
夫人堂上會親戚〔夢弼〕曰太夫人乃舟之母也不知何日抵家宴會諸親喜其歸也〔洙〕
曰文帝記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汝翁草明光〔夢弼〕曰汝翁乃

舟之父也【趙】曰後漢尚書郎直宿於建禮門奏事明
光殿下筆為詔出語為誥今在唐則中書舍人也【晁】
曰凢掌制誥必有草故謂之起草 天子正前席 【夢弼】曰言帝眷之厚也昔漢文帝前席賈
生 歸期豈爛熳 【批】爛熳似是汗漫 別意終感激 【夢弼】曰言以忠孝自激昂
也 顧我蓬屋姿 【洙】曰曹子建詩顧念蓬室士 謬通金閨籍 閨一作門【夢弼】
曰甫時為左拾遺得通籍禁省【澤堂】曰時甫在諫省有不得意語多微激 小來習性懶晚
節慵轉劇 節一作歲 每愁悔吝作 【洙】曰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 如覺天
地窄 【夢弼】曰甫恐以慵懶見譏於禮法之士而得罪也 羨君齒髮新行已能
夕惕 【洙】曰易乾卦夕惕若厲無咎 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 【修可】曰李
陵詩對酒不能酬黃常明詩話數物以个謂食為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个兩个黃鸝鳴
翠柳却遶井欄添个个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樓頭喫酒樓下卧但使殘年飽喫飯梅

實許同朱老喫盖篇中大槩奇特可以映帶者也迴身視綠野慘淡如荒澤

老鴈春忍飢哀號待枯麥夢弼曰飢鴈甫自喻也貧且老有資於薄祿也然甫與舟別正當春月自傷鴈非其時喻年老日月已邁也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夢弼曰喻李舟妙年得志遇時也燕於斯時新來方得其意故以况李舟絢練文練也羽翮之新如剪文練也趙曰赭白馬賦別輦超羣絢練夐絕註絢練疾也長雲濕褒斜修可曰後漢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褒斜谷名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首尾七百里斜余遮切漢水饒巨石希曰禹貢註漢水出於漾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昔師曰甫與舟有宿昔之懽况當老而有此別儻或來遲無以慰衰疾寧免悲思之乎

偪側行公自注贈畢曜夢弼曰一云偪偪行詩中亦作偪偪偪側字出西京賦騈闐偪側夢弼曰畢曜有文集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酒之交鶴曰當是乾元元年為拾遺在京師作

職 光

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補注曰權汝章解偪側云巷北巷南相逼而居姑從之相近也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洙曰江淹古別離詩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洙曰古樂府有行路難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一作慵相訪又非關足無力希曰梁巽肅家本無實又二字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洙曰周禮正長乃官之長也潘安仁寡婦賦曰炯炯而不寐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夢弼曰請急謂請暇也朝省官出入於禁門者有簿籍載姓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以通出入也補注曰告急於通籍之所以驗今日不入也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

拳【沫】曰中庸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註拳拳奉持之貌【澤堂】曰拳拳思人不弛之意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沫】曰韓集感春詩註辛夷花最高先開辨證云此花江南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師】曰祿山以来京城蕭索百物踊貴何獨酒乎甫以酒貴為苦傷時之意於此可見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趙】曰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此詩以對上大喜曰子美詩真可謂一代之史也

題鄭十八著作丈【批】曰傷悼之作謂之題何也【鶴】曰虔以至德二年十二月貶台州而今詩云春深逐客一浮萍當是乾元元年三月作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

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拕澤堂曰拕以手相牽引之
意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
愁亭批舞相拕蓋實事恨水愁亭能語耳沐曰第五橋皇子陂皆長安城外會別之地也賈生
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沐曰見握節漢臣回註趙曰言虔爲賊所
刼而不附賊也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千圃曰也音夜
沐曰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澤堂曰也字發意言直道在所不容而猶霑輕刑禰
衡實恐遭江夏豐鄕曰漢禰衡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驕時慢物後爲江夏太守黃祖所
殺按鄭虔初有告其私撰國史坐謫十年至於賊平被因幾死而又貶故憂其如禰衡之遭死也方
朔虛傳是歲星批此語甚悲趙曰神仙傳傳說上據箕尾爲宿歲星降爲東方朔傳說死
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武帝內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以

遏

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此言以虎之才而不見用於窮
當時也澤堂曰寓須義於悲傷之中亦甚貼題
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洙曰車胤貧不得
油夏月聚螢讀書
澤堂曰極寂
寥荒寒之意

得舍弟消息鶴曰其弟在河南而公西去故云
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當是乾
元元年在
華州作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
批苦心怨調使人淒然絲斷之痛憯於脊令死喪之
喻未有如此句之苦者末尤可念非深痛不能道洙
曰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荊
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又回真
兄弟欲分其夜庭前三荊便枯兄弟感歎遂不分樹
還榮茂夢弼曰詩人多以風雨喻患難如曰風雨所
飄搖是也風吹謂祿山之亂方作風回謂祿山之亂
已平紫荊兄弟之比也色暮甫自謂顏色已衰也花亂

與枝辭謂兄與弟別甫既丁暮年只恐患難平後弟得還鄉又遭甫已老死無處可依歸故也澤堂曰但亂離分散衰老不相見之意而分析註解似巧而拙

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澤堂曰恩書字新猶情書云

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沫曰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如何曰聲如振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夢鶴曰河漢之水經天而西行又旋而東注盖水之性萬折必歸諸東不忘本也人之性亦然澤堂曰河天河故云經天

贈畢四曜鶴曰公在長安時當是乾元元年作

才大今詩伯趙曰詩伯蓋宗師之稱也夢鶴曰按玉臺後集有畢曜詩一首

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調嗟誰惜夢鶴曰調徒弔切才調也沬曰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論文笑自知澤堂曰相與論文則各見其自知之明亦喜其相知之辭

流傳江鮑體夢鶴曰江淹字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

相顧免無兒【趙】曰唐中宗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公蓋用此言已與畢各有子以傳其家學也

義鶻行

【彦輔】曰感鳥獸猶見義而動也【鶴】曰乾元元年在長安作【夢弼】曰此篇乃甫寓意以回鶻能助順終又徼功不若斯鶻之有成功而知用捨去就之義觀者可以意會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噬一作之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趙】曰黃口出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夢弼】曰此以上喻賊陷京師生民皆爲祿山之所吞噬靡有孑遺者也其父從西歸歸一作來【夢弼】曰王者爲民父母保民若赤子是以有父子之脊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鄭】曰捩練結切拗捩也【澤堂】曰斗上猶斗起也噭哮來九天【鄭】曰噭古弔切哮許

交切脩鱗脫遠枝巨顙折老拳之[批]此奇事適使子美聞[時可]曰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歐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謔引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夢弼]曰劉禹錫嘗曰作詩用僻字須有出處嘗讀杜負外巨顙折老拳意恐無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虛言哉

高空得蹭蹬[洙]曰蹭蹬失勢貌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洙]曰江賦揚鬐掉尾左傳尾大不掉飽腸已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夢弼]曰自其父西歸至此肅宗自靈武来收復兩京遣使至回鶻結好遂得回鶻助順而祿山始敗北失勢由此而蕩滅矣[澤堂]曰垂千年猶言千年不復朝也物情有報復快意貴

目前茲實鷙鳥最[洙]曰鷙擊鳥鷹鶻類也孔融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急難心烱然烱一作燗[洙]曰詩棠棣兄弟急難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夢弼]曰言鶻既助鷹殪蛇及功有成不求報德忽飛去而不知其所在用捨之間抑何賢如此今回鶻既助順

討賊有功奈何留也左輔素金繒求女子無所不至此所以有愧於義鶻之不有成功也近。經潏
水湄〔鶴〕曰潏水在京兆杜陵潏以律切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
欲衝儒冠欲一作烈人生許與分〔夢弼〕曰分扶問切情分也亦在顧眄
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鄭〕曰鄠扶古切扶風縣魚〔鶴〕曰乾元元年作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洙〕曰金牛地名〔余〕曰秦欲伐蜀
而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繞通遂伐蜀取
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希〕曰按唐志金牛漢中縣名余註乃揚雄蜀土記所云也迴鞭却
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洙〕曰漢水漢江水也在楚地方城靈州靈武郡
〔趙〕曰肅宗即位靈武故迴鞭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夢弼〕曰漢水在西南靈州在西北朝飲馬於漢

隊　屋　庚

水暮抵靈州甚言此馬之疾者也

自矜胡騮奇絶代 夢弼曰謂世代絶無此馬也

乗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説盡急難材 趙曰急難材如劉備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脱慕容垂之逼也

轉益愁向駑駘輩 洙自傷所乗皆駑駘也 夢弼曰向使駑駘遅鈍必不免矣廣雅駑駘令謂馬之下者也

頭上鋭耳批秋竹 夢弼曰言兩耳竪立也 希曰伯樂相馬經耳欲鋭而小如削筩 鄭曰批篇迷切

脚下高蹄削寒玉 夢弼曰馬援銅馬相法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始知神龍别有種 夢弼曰周書異域傳青海有小山以良牝馬置此山所生得駒曰龍種

不比俗馬空多肉 夢弼曰良馬貴骨不貴肉馬欲有骨氣不在肥大也

洛陽大道時再清 趙曰謂已收復東方矣

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未易識 鄭曰鬐渠伊切馬鬣也 洙曰伯樂相馬經云鳳臆龍鬐言馬胷如鳳鬣如龍真良馬也

側身

注目長風生【師】曰言馬有精神也 曰所可相者其精神也【澤堂】

端午日賜衣【鶴】曰公乾元元年 端午在諫省作

宮衣亦有名【批】謂亦與賜衣之列有名字也 之當有名也賜之豈可無名【師】曰受 賜之無名是濫 賞也

端午被恩榮 細葛含風軟 香羅疊雪輕【鶴】曰絺 細葛也

香羅疊雪言 其色白且輕 自天題處濕【師】曰謂賜 從天子 當暑著來清【澤堂】曰自天當暑皆經書中 語黙八詩句便覺新

意內稱長短 一作恰稱身長 矣短【批】賜衣孰非 如此別是看得好寫 得著故自濃厚耳

終身荷聖情 一作明【師】曰言長 短皆稱意足見君 恩之 重

酬孟雲卿【鶴】曰乾元元年六月出 為華州司功將行時作

樂極傷頭白 更深愛燭紅 相逢難衮衮【趙】曰衮衮相 繼之意字出

晉書張華讀史家家可聽師曰言際會不得數也告別莫忽忽但恐天河落洙曰鮑照詩夜移衡漢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道歸鳳翔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illegible]曰西京記長安西城有門三中曰金光門鶴曰乾元元年夏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冬以事之東都以来所作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夢弼曰甫陷祿山軍中竄歸鳳翔謁肅宗是為歸順以其自金光門出故曰此道言當歸順時正值胡冦在西郊也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洙曰言履艱危膽破魂飛也宋玉有招魂文近侍歸京邑侍一作得移官豈至尊豈一作遠趙曰言得返長安為拾遺而遷移華州非至尊之意特以自貽伊戚耳夢弼曰

言秡華州非出天子之意乃讒邪毀傷之也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趙曰疑望於宮禁彷徨不忍去也師曰漢武帝宮中有千門萬戶

題鄭縣亭子鶴曰鄭縣隷華州乾元元年赴華州司功時作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一作道夢弼曰指言蓮花峯也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大路陝華間地名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粮道是也天晴宮柳暗長春晴一作清趙曰指言長春宮也在同州朝邑縣去鄭縣亭子才一舍耳巢邊野雀羣欺燕夢弼曰喻小人欺君子也花底山蜂遠趁人夢弼曰喻羣小趍權勢也更欲題詩滿青竹晚来幽獨恐傷神洙曰野雀欺燕山蜂趁人皆感時而作故末有幽獨傷神趙曰舊註謂感時而作非也此實道其事而以譏之爾盖公以論房琯不宜廢帝怒

而出之當時
無嫉之者

望嶽 鶴曰西嶽在華州當是乾元元年赴華州司功時作

西嶽崚嶒竦處尊 崚嶒一作稜危洙曰華嶽也夢弼曰崚力膺切嶒才登切山貌 諸峯羅立似兒孫 立一作列批奇洙曰言序列而不敢與嶽爭長 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 夢弼曰拄冢庚切杖也洙曰玉女洗頭盆目山形而名蘇曰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 車箱入谷無歸路 歸一作回夢弼曰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祈雨者以石投之中有一鳥飛出應時獲雨又華山記山下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 箭栝通天有一門 夢弼曰栝古活切趙傁曰華山記箭栝峯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 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洙曰白帝西方

之帝[趙]曰白帝則華嶽乃西方之鎮也
梁孝義和昭明太子詩降道訪真源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鶴]曰嵇康與山濤書人間多事堆案盈几按公乾元元年從左拾遺移華州掾是初到州時作

七月六日苦炎蒸[批]此與大曆三年調玉燭又別[師]曰至德二載甫自賊竄歸謁帝帝授左拾遺房琯兵敗陳濤斜帝怒甫上疏論其罪帝貶甫為華州司功即乾元元年也是年七月任華州西北地旱寒於七月六日猶苦熱故甫託意以譏訐羣臣是時賀蘭進明譖琯於帝併及甫甫被逐

食暫飡還不能[澤堂]曰一句三意法

每愁夜中自足蝎一作常愁夜来皆是蝎[鶴]曰蝎許蝎切[趙]曰蝎者螫蟲中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謫南方及其歸也有詩云照壁喜見蝎則每以得歸為念故喜[夢弼]曰甫意以蝎喻讒人言螫人夜中可畏言讒人之為害必陰中之幸人所不知故云每愁自足

况乃秋後轉多蠅[批]本屬無稽筆縱至此[夢弼]曰詩小雅青蠅亦

是傷諸之作秋者義氣也義能剛斷宜小人之疎斥肅宗中興威明果斷何爲近讒信佞故有是言也

東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夢弼曰論語束帶立於朝洙曰唐書切於簿書期會南望青松架短壑短一作絶安得赤脚踏層冰夢弼曰甫既不得志遂欲棄官南隐以青松架子短壑之上跣行重陰積聚之地以濯此煩熱也

雨晴 洙曰一作秋霽鶴曰乾元元年秦州作

天際秋雲薄際一作外一作水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洙曰以得時也塞柳行疎翠塞一作岸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初月

光細弦欲上光細一作常時夢弼曰乾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其成光之際則名曰

弦今曆家於八日標為上弦此言初月乃纔出之月也 影斜輪未安 【魯】曰晲未圓蕭也

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 【批】凡詩未嘗無所託第不如註者之謬【洙】曰言易落也【蔡】曰魏泰云夏鄭公評杜公初月詩曰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謂意屬肅宗鄭公善評詩者也吾觀退之詩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乎東方謂憲宗在東宮也此論與此詩合【夢】曰微升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雲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

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 【趙】曰言月出便隱惟河漢不以月之隱而改色也【鶴】曰亦喻肅宗即位河漢之地雖不至於改色而關山之地尚多擾擾其與影斜輪未安皆喻肅宗未還京而天下尚未安寧也

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滿一作滴【批】句句欲比却如何處比結句【補註】瑤溪集云詩之有六義後世賦別為一大文而比少興多詩人之全者惟杜子美詩能兼之如新月詩先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謂位不正德不充風之事也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謂纔升即隱似當日之事河漢不改色關

山空自寒河漢是矣而關山自淒然有所感興也庭前有白露露乃天之恩澤雅之事也暗蒲菊花園謂天之澤止及於庭前之菊其成功之少也如此頌之事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鶴曰時安西節度李嗣業也通鑑乾元元年九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炅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更名鎮西 夢弼曰關中即長安也

四鎮富精銳 四作西 一 摧鋒皆絕倫 夢弼曰按唐武后時傑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 鶴曰舊史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國故謂之四鎮 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 師曰老馬喻哥舒翰老將 鶴曰哥舒翰天寶十五載已降安祿山此豈是喻翰師註非若以老馬喻主將則謂李嗣業 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

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蒼鷹飢著人[朱]曰著直略切晉載記言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師]曰鷹飢喻祿位未高也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意一作急[朱]曰精熟戰陳用意若神[師]曰當此時正好使之立功以充其志願故云云奇兵不在衆[朱]曰史兵以正合以奇勝傳云留侯用奇兵不必衆多雖多不精銳而無益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朱]曰言談笑可以却敵[趙]曰祿山之叛河北一帶已陷沒今言安西兵之精銳主將於談笑之間可以幾無河北矣心肝奉至尊[朱]曰言至誠也[夢弼]曰謂竭忠誠以待命也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批]莽言令肅亦不足道[石]曰兵屯嚴肅雖飛鳥不敢過竟日留歡樂歡一作觀城池未覺喧[夢弼]曰言留兵犒設軍令不譁也

九日藍田崔氏莊[鶴]曰藍田在京兆東南七十里乾元元年為華州司功時

至藍田作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註】曰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註】曰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谷之水為藍水玉山高並兩峯寒【註】曰前漢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因名玉山山與秦山華山峙立故云高並兩峯寒【補註】並字讀作傍出西漢書明年此會知誰健一作在【夢弼】曰公遭胡羯之亂後會不可必故有是句醉把茱萸仔細看醉一作再

【批】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曾手寫誤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同貢其妙【夢弼】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後山詩話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骨中度世耳誠齋詩話唐律七言

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惟杜子美九日東坡煎茶二詩耳如子美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来今日盡君歡不徒八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二句頭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則意味深長幽然無窮矣

崔氏東山草堂 澤堂曰亂前作

愛汝玉山草堂靜 夢弼曰藍田山為覆車之象出玉亦名玉山 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師曰言無鄰築也 落日更見漁樵人。批漸覺渾成天趣自見杜詩七言每縱亦是一體 盤剝白鴉谷口栗 栗一作粟

王維字摩詰
輞川別業

夢弼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鵶谷谷口出栗

飯煮青泥坊底芹

坊一作防夢弼曰坊堤邊也長安志藍田縣南有青泥水魏置青泥軍水經註青泥驛在縣郭下

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

趙曰草堂念維本是譪然情語少放若吊古耳鶴曰王給事王維也舊史載維為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詩意謂維有此別墅却再仕朝廷遂令門鎖松筠不如我之放蕩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鮑曰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鶴曰按本傳李輔國數短於上前左授太子少詹事當是乾元元年作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

夢弼曰索素各切散也禮檀弓篇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時來知官達

官知一作如

歲晚莫情踈

阿魯訔曰言無隨世態師曰遇時官達則然矣無奈以歲晚而情踈耶何其不相問之久耶

天上多鴻鴈

洙曰蘇武傳天

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 池中足鯉魚 沫曰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古人言音信多以此二物 相看過半百 夢弼曰過古禾切呂氏春秋人之壽不過百 不寄一行書

遣興五首 鶴曰乾元元年作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 夢弼曰礫狼狄切砂礫小石也 長林何蕭蕭 立之曰喻大材當亂世蕭條不見用也 秋草萋更碧 立之曰草喻小人草逢秋且凋瘁今乃萋萋而更碧 北里富熏天高樓夜吹笛 夢弼曰言武夫悍卒當祿山之亂而能立功取富貴是以富貴之勢熏炙天地也左思詩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夢弼曰絺抽遲切細葛也綌迄逆切粗葛也南鄰客甫自言也隋袁充少時父黨過門方冬尚衣葛客戲充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曰唯絺唯綌服之無斁

長陵銳頭兒【朱】曰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也頭小而銳出獵待明發【夢弼】曰詩明發不寐騂弓金爪鏑【夢弼】曰鏑丁歷切矢鏃也金爪鏑言箭鏃之利如金爪然也詩小雅騂騂角弓白馬蹴微雪【夢弼】曰蹴子六切蹋也言馬驕蹋雪不怕寒也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朱】曰詩並驅從兩狼兮門戶有旌節【趙】曰旌節貴人所建而羅列於門也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朱】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臨】曰膏漆蘭桂皆有用之物喩賢人君子所以割煎摧折者以為小人所中傷也府中羅舊尹【澤堂】曰恐是人名或言羅列舊尹也當更考沙道尚依然【朱】曰故事凡拜相府縣載沙塡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堤天寶三年曰蕭京兆炅奏於要路築甬道載沙實之屬于朝堂赫赫蕭京兆今為時

所憐 批前列其才後惜其勢趙曰蕭至忠參太平公主逆謀被誅補註劉曰此言諸舊尹之爲宰輔者尚皆無恙唯蕭至忠託附太平公主權勢以事被誅爲可憐也

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 夢弼曰魏太祖生縛呂布布曰縛太急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 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處 下之曰襄二十八年子雅子尾怒盧蒲嫳曰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註云能殺而席其皮 無復睛閃鑠

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勸一作戒

朝逢富家葬 逢一作戒 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緦麻百夫行 緦一作絲 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批曠然世外之見沉著痛快澤堂曰彼送葬者終必得死歸山不必附勢護送如彼之盛也

東陽

遣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夢弼曰詩人多以風雨喻患難甫自喻如蓬爲風所飄不獲歸本宗也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羇旅中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夢弼曰望武芳切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澤堂曰虎狼指羣盜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夢弼曰行戶郎切禮兄弟之齒鴈行甫思鄉欲歸杜曲恐爲盜賊所得是以飄蕩旅中然禽尚有行列甫與諸弟離間可以人而不若禽鳥乎

昔在洛陽時夢弼曰洛陽東都也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塵阻長河夢弼曰謂屯兵於鞏洛也樹羽成皐間夢弼曰樹羽謂建旗旄也漢志成皐屬洛陽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洙曰前漢揚雄傳好事者載酒過之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批是結意愈寬意愈痛夢弼曰時安史再陷洛陽回首舊日載酒之地遨遊之所豈無過期但恨已非朱顏不獲覩收復世平之日也

貽阮隱居昉鶴曰公自華之秦作乾元元年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夢弼曰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其族係盛號為南北阮自陳留風俗既衰後世子孫其才無足數取者漢禰衡傳餘子碌碌不足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鶴曰塞上謂秦隴乃阮之所隱也貧知靜者性夢弼

曰昉性沉靜而安於貧也**自益毛髮古**自一作白[夢弼]曰觀其毛髮有古人之氣象也**車馬入隣家蓬蒿翳環堵**[洙]曰記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夢弼]曰昉安於環堵之室任長蓬蒿時車盖來往者唯入隣家而昉之室環堵翳蒿耳高士傳張仲蔚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洙]曰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洙]曰昉善篆隷故云[夢弼]曰子指昉也羨其苦用心於為詩也**尋我草徑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師]曰是時昉踏雨尋訪甫議欲遠引深適謝絕當世不接喧囂雖饑猛虎所甘心也**足明箕潁客**[澤]曰明知也**榮貴如糞土**[洙]曰箕山名潁水名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一作奉寄兩院補遺[鶴]曰詩云去歲茲辰奉御床謂至德二載至日在近侍也又孤城此日堪腸斷

鵷鷺行鴈鶩齊肩
鴈背鵷行在朝爲朝班在邑爲胥吏

則在華州也當是乾元元年作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 入一作出〔師〕曰鵷鷺之行揃搢紳之列〔余〕曰唐上官儀傳箋羽鵷鷺 欲知趍走傷心地 〔洙〕曰此言爲華州掾趍走參謁郡將也 正想氛氳滿眼香 〔洙〕曰懷想御爐之香煙也 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 〔趙〕曰詩顛倒衣裳〔澤堂〕曰顛倒衣裳應前趍走傷心之句 何人錯憶窮愁日 憶一作諺 愁日愁隨一線長 一作日日愁隨一線長〔趙〕曰至日景長故繡工添一線也

憶昨逍遙供奉班 〔趙〕曰唐拾遺掌供奉諷諫 去年今日侍龍顏 〔洙〕曰漢高祖隆準而龍顏 麒麟不動爐煙上。〔趙〕曰麒麟者香爐之狀也〔澤堂〕曰煙出於爐而爐形不動 孔雀徐開扇影還。〔鮑〕曰孝明時南蠻進白孔雀尾扇〔夢弼〕曰孔雀者扇中之

曰昉性沉靜而安於貧也自益毛髮古自一作白[夢弼]曰觀其毛髮有古人之氣象也車

馬八隣家蓬蒿翳環堵[洙]曰記儒行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夢弼]曰昉安於環墻之室任長蓬蒿時車盖来往者唯八隣家而昉之室環堵翳蒿耳高士傳張仲蔚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

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洙]曰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洙]曰昉善篆隸故云[鮑彪]曰子指昉也美其苦用心於為詩也尋我草徑微褰裳踏寒

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師]曰是時昉踏雨尋訪甫議欲遠引深遁謝絕當世不接喧囂雖饑猛虎所甘心也足明箕潁客[薛蒼]曰明知也榮貴如糞土[洙]曰箕山名潁水名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一作奉寄兩院補遺[鶴]曰詩云去歲茲辰奉御床謂至德二載至日在近侍也又孤城此日堪腸斷

洌上畫譜

金冲庵 金淨字元冲 明嘉靖時人

金埴

鶴林正 李慶胤

石陽正 李霆字仲燮鶴林子也

虛舟齋 李澄字子涵鶴林子也

蓮潭 金明國 明天啓間人

恭齋 尹斗緒字孝彥康熙中人

謙齋 鄭敾字元伯康熙乾隆間人年八十餘眼掛數重鏡燭下作細畫不錯毫髮

曰昉性沉靜而安於貧也 自益毛髮古 自一作白[夢弼]曰觀其毛髮有古人之氣象也 車馬八隣家蓬蒿翳環堵 [洙]曰記儒行儒有一畒之宮環堵之室[夢弼]曰昉安於環堵之室任長蓬蒿時車盖来往者唯八隣家而昉之室環堵翳蒿耳高士傳張仲蔚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 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 字一作子[洙]曰劉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洙]曰昉善篆隷故云[夢弼]曰子指昉也美其苦用心於為詩也 尋我草徑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 [師]曰是時昉踏雨尋訪甫議欲遠引深適謝絶當世不接喧囂雖饑猛虎所甘心也 足明箕潁客 [澤堂]曰明知也 榮貴如糞土 [洙]曰箕山名潁水名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一作奉寄兩院補遺[夢弼]曰詩云去歲茲辰奉御床謂至德二載至日在近侍也又孤城此日堪腸斷

觀我齋 趙榮祏字宗甫康熙乾隆間人也

真宰 金允謙字克讓康熙乾隆間人也

玄齋 沈師正字頤叔康熙乾隆間人也

駱西 尹德熙字敬伯恭齋子

峀雲 柳德章有峀雲私印

凌壺觀 李麟祥字元靈有姓名印

豹菴 姜世晃字光之

煙客 許佖字汝正

所畫以言至日受朝賀之儀也澤堂曰影先於扇而扇畫故徐此最工琱琢 玉几由来天北極几一作坐夢弼曰言瞻御榻之高也周禮司几筵掌王左右玉几 朱衣只在殿中間鶴曰公有送班司馬入京詩云正殿引朱衣當是奉引者唐儀衛志云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薰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朱衣其此與澤堂曰由来只在乃指的分明想像之語

孤城此日堪腸斷趙曰公在外不得預朝賀而懷之故有腸斷之句 愁對寒雲雪滿山洙曰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愁對寒雲雪滿山雪滿山乃白滿山也澤堂曰白字必不是恐他字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夢弼曰唐史湖城縣屬虢州地有鼎湖即黃帝鑄鼎于此也趙曰公昔冬涉春出潼關東征洛陽道而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鶴曰乾元元年

自進東都作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 夢弼曰河縣乃河陽也謂郭子儀李光弼與賊相抗於河陽疾風吹塵屯兵所在風揚塵土河縣爲之暗而不見人也 洙曰管子道途揚塵十歩不相見也 澤堂曰以手隔塵故不得相見 ○此是收京後事乃眼前即景非李郭戰塵也 湖城城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爲地主 趙曰左傳地主致餼言人爲地之主也 懶迴鞭轡成高宴劉侯歡我携客来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 夢弼曰是年九月庚寅九節度兵伐賊安慶緒于鄴故云 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窓素月垂文練 澤堂曰縈字極巧 天開地裂長安陌 夢弼曰長安乃西京言土地開拓也 澤堂曰地裂天開乃晉之灾異上句言寇陷下句言收復也 寒盡

春生洛陽殿沐曰時盜賊充斥而肅宗理兵議收復也夢弼曰洛陽乃東都言殺氣盡而和氣生也豈知驅車復同軌阿沐曰書同文車同軌夢弼曰謂收復兩京而車書混同也

可惜刻漏隨更箭沐曰陸左公新漏刻銘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夢弼曰甫喜歡惜夜短明日分飛也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鷄鳴淚如綫一作霰沐曰張衡古別離曲云鷄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夢弼曰唐志閿鄉縣屬陝州閿音文又音民鶴曰公乾元元年自華州至東都作

閿音문弘農鄉名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一作河氷求魚鑿氷恐侵河伯宮夢弼曰言深入求魚也抱朴子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饔人受魚鮫人手沐曰周禮天官內饔饔

也熟食曰饔割烹煎和之稱[夢弼]曰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善織綃洗魚磨刀
魚眼紅[澤堂]曰水邊得魚且洗且割乃鮮新之狀無聲細下飛碎雪碎一作素
有骨已剁觜春葱[洙]曰七命云紅肥綺散素膚雪落[夢弼]曰剁都唾切斫判也觜平聲
又即委切[澤堂]曰觜裂開之義雖有骨如葱白破開偏勸腹腴愧年少[希]曰禮記冬右
腴說者謂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義故云腴燕人膾腥方寸切其腴以獻貴者蓋古風
也[夢弼]曰少府重甫故獨以腹腴為勸甫食腹腴愧不及於年少也[澤堂]曰有愧於年少之尊已也軟
炊香飯緣老翁飯一作粳[澤堂]曰粳宜老翁落碪何曾白紙濕[夢弼]
曰碪與砧同齊民要術切膾不得洗洗則膾濕[澤堂]曰碪肉俎放筋未覺金盤空[夢弼]
曰言筋纔放而金盤又簇飣已盈矣新懽便飽姜侯德[洙]曰詩既飽以德清觴
異味情屢極[大臨]曰左傳必嘗異味東歸貪路自覺難貪一作貪欲

別上馬身無力[夢弼]曰言甫之三川尋妻子奔程欲進也可憐爲人好心事[夢弼]曰姜侯之持心處事種種好也於我見子真顏色[師]曰言姜侯禮貌非僞爲也[澤堂]曰在於甫也之意同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趙]情致婉婉[澤堂]曰詩話上有戀別之情而難言下有相干之意而不言此妙處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鶴]曰詩云去年行宮當太白當是乾元元載歸京師時作

去年行宮當太白[鮑]曰至德二載肅宗駐蹕鳳翔唐地理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朝迴君是同舍客[師]曰至德二年甫爲拾遺故云朝迴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趙]曰王充論衡有云文辭之伯[夢弼]曰伯長也秦生常以文章推長於甫也今日時清兩京道[宋]曰乾元元年肅宗收復兩京相逢苦覺人

青

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批】謂不如去年之樂【洙】曰嵇康書知吾潦倒麤踈不切事情【晏】曰潦倒衰老之貌【夢弼】曰多才羨秦生潦倒甫自喻甫意若曰今日相逢人情好奈何昨夜殊無懽笑甫自傷潦倒衰老不若從前而秦生多才年少只依舊也【澤堂】曰以秦之才依舊潦倒所以使人欠懽悰也能耐同

路逢襄陽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公自註】甫赴華州日許寄員外茯苓【鶴】曰按綰本傳綰華州華陰人肅宗即位綰自賊中冒難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制誥此詩當是乾元元年作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夢弼】曰淮南子說山訓云千年之松下有茯苓歸來稍暄暖【夢弼】曰本草茯苓二月採也當為斸青冥【鄭】曰斸斫也【師】曰斸以針刺地也【澤堂】曰青冥喻山之高深也翻動神仙窟【洙】曰華山神仙所居地多茯苓封題

東

鳥獸形[唐]曰本草茯苓以鳥獸形者為尚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

[批]卒然語不可俗

洗兵馬[公自注]收京後作[鶴]曰乾元二年春作

中興諸將收山東[趙]曰山東河北也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二京已復慶緒奔于河北之後史思明等降而諸郡盡復故云中興[夢弼]曰卞圖謂唐都長安自太行以東皆山東也捷書夜報清晝同夜報一作夕奏河廣傳聞一葦過[洙]曰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胡兒命在破竹中兒一作危[洙]曰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秖殘鄴城不日得[補注]曰河廣指衛北鄴城指相州時相州未復所以有不日得之句[補注]秖殘破鄴城不用多日計可以得之獨任朔方無限功[夢弼]曰陳陶斜敗帝唯倚朔方軍為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澤堂]曰朔方以軍言不然則下句郭相重出矣京師皆

騎汗血馬【趙】曰皆騎汗血馬以言回紇騎胡馬之多【夢弼】曰賊既於復故諸將皆騎胡馬于京師以獻其功也神異經西域大宛有良馬日行千里者日中而汗血回紇餧肉蒲萄宮【洙】曰餧肉出張耳傳如以肉餧虎何益視回紇為虎以言強暴為患也【夢弼】曰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師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已喜皇威清海岱【洙】曰禹貢海岱惟青州【夢弼】曰乾元元年二月安慶緖將以緇青降常思仙仗過崆峒【洙】曰莊子廣成子在崆峒山黃帝問道【夢弼】曰海謂山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儀仗詩意謂雖[illegible]肅宗已淸海岱而常思玄宗避賊幸蜀之際也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趙】悲壯以及【夢弼】曰自天寶十四年至收復兩京凡三年矣留謂胡笳也萬國諸侯各以兵會討賊是城郭宮室為賊焚蕩觸目惟草木而已肅宗三年暴露于外每聽胡笳之音臨風對月痛念阻隔關山寧不思上皇遠竄西蜀不獲侍甘旨之奉耶【夢弼】曰草木風只是兵氣成王功大心轉小【鮑】曰徙封

俶為成王[夢弼]曰時帝命成王為元師總九節度之兵收復之功雖大愈能小心不以功高自矜為可羡

郭相謀深古來少 深一作猶[夢弼]曰郭相指郭子儀也率回紇敗祿山於河上

司徒清鑑懸明鏡 [夢弼]曰司徒指李光弼

尚書氣與秋天杳 [夢弼]曰尚書指王思禮也思禮本傳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按集公有八哀詩哀思禮曰爽氣春澌瀝與此氣與秋天杳其意同也或曰尚書謂僕固懷恩

二三豪俊為時出 [夢弼]曰鶡冠子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

整頓乾坤濟時了 [夢弼]曰謂天下清平道路無壅皆二三子之力也

東走無復憶鱸魚 [晉書]曰張翰見秋風起思吳中鱸魚遂命駕東歸[夢弼]曰謂東通吳越而民得以足食矣

南飛覺有安巢鳥 [夢弼]曰謂南達荆湖而民得以安居也古詩越鳥巢南枝

青春復隨冠冕入 [夢弼]曰言隨還京師也乾元元年正月上皇授皇帝以傳國寶璽此時衣冠併入而定矣

紫禁正耐煙花

繞【趙】曰紫禁紫宮之禁也盖以紫微帝座得名【夢弼】曰耐與奈同【澤堂】曰耐猶堪字也鶴駕通

宵鳳輦備【魯】曰劉向列仙傳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宮曰白鶴禁曰鶴禁【補註】太子白鶴之駕通宵達旦為鳳輦之備盖將朝也

鷄鳴問寢龍樓曉【批】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有氣象有風韻【趙】曰文王為世子鷄初鳴至寢門外問內竪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夢弼】曰言成王講晨省之禮也漢成帝為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宴註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澤堂】曰肅宗易服迎明皇塁朝始行皇帝鹵簿問安

攀龍附鳳勢莫當 作一攀鱗附翼世莫當

天下盡化為侯王【宋】曰時攀附立功者皆有恩

汝等豈知蒙帝力時来不得誇身強【批】事外句外常有餘力【夢弼】曰當安史之亂武夫悍卒以平賊之功取富貴特一時之際會也實出於天子聖明之力豈可誇其身之強勇貪天功以為已力

子此諷以軍功自有者也【堂】曰諷其濫賞主角不露【澤】

關中既留蕭丞相【味】曰蕭何餉餽不絕粮道【夢弼】曰賊平帝以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也按唐書裴冕傳從太子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勸進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

幕下復用張子房【味】曰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夢弼】曰復以張鎬為幕府參謀故比之子房也

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夢弼】曰唐舊書蕭昕與張鎬友善嘗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為拾遺鎬儀狀環偉好王霸大略房琯罷相鎬遂為相

徵起適遇風雲會【味】曰二十八將論咸能感會風雲

扶顛始知籌策良【味】曰語顛而不扶【夢弼】曰蔡寬夫詩話曰鎬雖史稱有王霸大略然當時為相收復京師不聞別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為偽知許叔冀臨難必變一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豈史氏或有遺耶

青袍白馬更何有【定功】曰庾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夢弼】曰喻祿山之

送

亂已平後漢今周喜再昌〔夢弼〕曰肅宗如漢光武周宣王之中興也寸地尺
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洙〕曰丘希
範書白環西獻搭矢東來復道諸山得銀甕〔洙〕曰禮運山出器車註器車謂若銀甕丹
甑〔夢弼〕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隱士休歌紫芝
曲〔安石〕曰皇甫謐高士傳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四皓於是退而作歌曰曄曄紫芝可以療飢詞
人解撰河清頌〔杜〕每有風韻〔歐陽〕曰鮑照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
〔趙〕曰是歲既收京而於七月黃河三十里清蓋實事也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
處處催春種〔夢弼〕曰布穀乃鳲鳩催耕之鳥淇上健兒歸莫懶〔鼂〕曰時思
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留兵屯故有淇上健兒之句城南思婦愁多夢〔洙〕曰詩婦
嘆于室〔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

用【批】此詩對律甚嚴而眷容醞籍【夢弼】曰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冝生諫曰此非邪王曰非也天洗兵也黃常明詩話云嘗愛老杜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又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及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頡戒兵猶火㤙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其愁歎憂戚蓋以人主生靈為念孟子以善言陳戰為大罪我戰必克為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然

觀兵詩【鶴】曰時公有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詩今詩云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乃鄴師未潰之前公意欲且平吐蕃也當是乾元二年春作

北庭送壯士【夢弼】曰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帝討賊貔虎數尨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趙】曰此望其必勝而憂之之辭妖氛擁白馬【夢弼】曰妖氛指言吐蕃時乘隙為亂也侯景為亂乘白馬元帥待彤戈【批】有風【夢】【弼】曰元帥

唐

謂廣平王俶待彤戈謂待天子賜以彤戈而後往征也

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

趙曰鄴城指相州海鯨謂吐蕃公謂鄴城可緩圖當以討吐蕃為急也 師曰時九節度兵圍賊將慶緒於相州甫欲誅其渠魁故云云 鶴曰吐蕃自至德初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公欲先以討吐蕃為事也

不歸

鶴曰按唐志瀛洲為河間郡屬河北當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郡望風瓦解時公之從弟死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有感而作此詩

河間尚征伐

洙曰河間郡名

汝骨在空城

夢弼曰公言其從弟經亂離不歸而死寄骨於彼之空城也左傳吾收爾骨焉

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

憐俊邁

夢弼曰數所具切計也謂幼時識錢數也張正見詩數金買聲名 [illegible]曰數金久考

總角愛聰明

夢弼曰詩總角丱兮註總角聚兩髦也

面上三年土春風草

又生 師曰言三年飄蕩風埃之中今春草又生也澤堂曰三年土一本作五色土此言從弟骨在空城三年埋淺土中今又草生此不忍讀之句也 後人釋之云甫奔走道路面上有塵土此極無謂

獨立 趙曰鷙鳥喻得時則可以擊物白鷗喻失時則可以遂性公為拾遺為小人所間遂遲回於秦華間因覩草露蛛絲而不能無憂詩在乾元二年作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 師曰皆得其勢也 飄颻搏擊便容昜往来游 夢弼曰摶徒官切飛而上也 趙曰摶擊謂鷙鳥也往来游言白鷗也白鷗往来不知鷙之將摶擊此可謂寒心矣

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 趙此必有幽人受禍而羅織仍未已者如李白鄭虔輩人 師曰露犯之則濡蛛絲易染惹人甫官拾遺宜若鷙鳥獨立遇事則誅擊姦回時抗疏論房琯反為小人霑惹以為朋黨至於斥逐故有草露多濕蛛絲未收之句 澤堂曰亦仍二字承上二物而言

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夢弼曰露下衆草則將殺

先

草蛛絲未收則將羅物皆有殺意此並是天機如人事之好殺宜公有萬端之憂也

所思【公自註】得台州鄭司戶消息

鄭老身仍竄【夢弼】曰鄭老虔也以祿山之污雖免死而卒不免於貶也台州信始傳始一作所【夢弼】曰虔貶為台州司戶時始得其消息也為農山澗曲臥病海雲邊世已疎儒素人猶乞酒錢【洙】曰公嘗贈虔詩云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乞音氣【澤堂】曰素與錢借字對徒勞望牛斗無計斵龍泉【夢弼】曰台州屬吳吳乃斗牛之分野也斵株玉切掘也龍泉劍名昔雷煥掘劍於豐城之獄俞鄭虔之貶台州如劍之埋於土但遠望其有衝斗之氣無計出之也

不見【公自註】近無李白消息【鶴】曰公自開元中與白同遊齊兗間至乾元元年白流夜郎此詩當是二年作

昔匡姓兄弟五人結廬五老峯修道成仙空去後今因称匡廬

夾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趙】曰白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此世人欲殺之證也 吾意獨憐才【澤堂】曰深悲極憤千古名言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修可】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之屬邑有小大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非潯陽廬山也【鶴】曰南康軍圖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峯愛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峯下有書堂舊基匡山指潯陽匡廬山而言亦未必不是

新安吏【公自註】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王深父】曰乾元元年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相州）師潰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子儀猶寬度得衆故卒美焉【師】曰從新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諸郡兵益

肥男言其母饋食而送之

淚縱橫則眼眶槁枯。毀瘠骨見

庚

急雖次丁盡行春之謫戍無以加此

客行新安道夢弼曰客甫自謂也鶴曰新安縣名唐屬河南府九域地云有二鄉茲其所以

為小縣歟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

夜下帖一作符夜一作日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釋堂曰絕甚也何

以守王城夢弼曰王城即東都也是時已收兩京安慶緒猶猖獗故帝命子儀守此也肥

男有母送夢弼曰肥男言有母可恃也瘦男獨伶俜夢弼曰伶音零俜普丁切

單獨失勢貌瘦男言失其怙恃故至於伶俜白水暮東流夢弼曰言征夫無回期青

山猶哭聲猶一作聞釋堂曰水流不歸比征人之長往青山哭聲直賦其事莫自使

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却一作即夢弼曰言毀瘠也天地

終無情夢弼曰諭人君不見恤也釋堂曰詩評或疑此句太切傷雅道余謂三百篇至淳古如毋

故壘即故鄴縣之壘言子儀退軍取粮於鄴而但近故壘練兵保守東京

食不飽靡有子遺何嘗不迫切耶

我軍取相州（鄴城）取一作至洙曰時九節度圍相州而師潰各歸其營

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夢弼曰時九節度營相州師潰各散適而歸營壘也

就糧近故壘夢弼曰自此以下皆美子儀

練卒依舊京夢弼曰舊京即東都（洛陽）時子儀保河陽詔留守東都

掘壕不到水夢弼曰謂掘壕塹不甚勞民以盡其力也

牧馬役亦輕牧一作者夢弼曰謂牧馬役不甚困民以竭其財也

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夢弼曰謂子儀所掌之兵皆動循法制而號令甚分明若非諸將之兵桀驁難制也

送行勿泣血泣血一作垂泣

僕射如父兄夢弼曰甫告送行者不須泣血僕射撫循汝如父兄之愛子弟何處而泣之乎趙曰至德三載子儀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元年拜中書令猶曰僕射蓋功賞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石壕吏

夢弼曰石壕屬陜州在新安西即西崤也昔北狄嘗侵太王及此故築城壕以

真　寒　麌　紙　文　支　屑

禦之因名石壕【鶴】曰乾元二年九節度之師潰子儀斷河陽橋以餘衆保東京此詩作於其時

暮投石壕村【補注】投謂投宿也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

婦出門看一作出看門【夢弼】曰言當時丁壯皆出戍在家唯婦女持門户吏呼一何

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洙】曰鄴城魏都一

男附書至一作到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夢弼】曰偷生謂非久

亦戰没姑延殘喘而已死者長已矣【夢弼】曰謂一往而不返也室中更無人

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一作孫母未便出見吏無

完裙老嫗力雖衰【夢弼】曰嫗威遇切母也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

役猶得備晨炊【洙】曰河陽東都也【師】曰三節度屯兵於此以禦慶緒兵敗無丁可抽故老

嫗請自赴以供炊爨而已夜久語聲絶如聞泣幽咽【[illegible]】曰吏與嫗去而翁仍

陽

来室中吞聲涕泣也

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補註】老婦已從吏去則語聲絕則可知故天明子美獨與老翁別耳此詩唯捉人及吏無人兩語雖若鄙淺然不害其終篇之美且與新安吏篇肥男瘦男以下至眼枯見骨天地無情一節去古絕遠者自不侔矣【澤堂】曰中鋪老婦致辭詳盡末云如聞泣幽咽則老翁潛来不敢哭也天明登前途者子美自謂也與暮投句相副老婦已去故獨與老翁別也妙處全在此二結句而今解皆以為嫗與翁別則獨字無據

新婚別

【王深父】曰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朞不役政出於刑名則一切便事而已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禮義余以是錄之【鶴】曰詩云守邊赴河陽當是乾元二年作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

【洙】曰古詩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栢蔦寄生也蘿兔絲松蘿也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澤堂】曰樂府本色

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

【夢弼】曰兔絲附於松栢乃為得所今附蓬麻是以引蔓不長而失其所托喻婦

人嫁于征夫暮婚而晨別不如棄路傍之為愈也
結髮為妻子 一作子妻劉曰當作夫妻
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忽忙君行雖不遠
守邊赴河陽 赴一作戍洙曰河陽東都也 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
嫜 夢弼曰姑嫜舅姑也時郭子儀奉詔守東都以禦安慶緒論其戍役雖非窮遠之邊所恨者妾身未
分明也婦人嫁三月已告廟上墳始謂之成婚婚禮既明白然後稱謂姑嫜之名正也今未成婚而別故
日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 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 夢弼曰藏言祕內勿
令人見蓋護惜之甚也 生女有所歸 洙曰婦人謂嫁曰歸 雞狗亦得將 一狗
作犬得一作相夢弼曰女子之嫁雖雞狗瑣細之物亦得將行言無所吝也趙曰將字乃百兩將之之將
蓋嫁時所携物也澤堂曰送女歸夫家雖雞犬亦得將也若謂雞犬亦配偶相將則與百鳥雙翔疊更考
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

【夢弼】曰謂行役之急也勿為新婚念為一作以努力事戎行【夢弼】曰戎行謂

軍中之行伍婦戒其夫勿以新婚為念當勞力公家之事【澤堂】曰發乎情止乎禮義婦人在軍

中兵氣恐不揚【蒼舒】曰前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衰火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

女子乎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久致一作致此【鄭】曰襦短衣也【澤堂】曰久

致言積年作苦致此襦裳也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夢弼】曰令暮婚晨別

是以不施羅襦不留紅粧明征夫之去無心於粧飾也禮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詩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事一作生【夢弼】曰迕五故

切宋玉賦回究錯迕註錯雜交迕也與君永相望【趙】曲折詳至纏續亢十七轉微顯條達【鶴】

曰望無方切【夢弼】曰夫鳥無知之物尚且雙翔而得偶豈人事反錯迕不獲如鳥之適性得所乎故傷其

南北徒相望而不得與之偕也

言牙齒雖存所悲者
無食而骨髓自乾

寒

垂老別[鶴]曰乾元二年史思明自河南分為四道會于汴防守愈急此當是其年冬晚作此篇甫代別者之意作下篇同

四郊未寧靜郊一作方[洙]曰曲禮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同一作闘[澤堂]曰新安吏新婚別諸篇極叙悲苦之情此篇却作老人自語髑髏憤慨故為壯語旁人視之轉令酸咽如新息戟踵觀兵左右哀其壯莫不為之流涕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髓一作肉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夢弼]曰禮介冑之士不拜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澤堂]曰老妻衣單征夫憂其寒征夫又聞老妻之勸飡雖知不可復見之死別而夫婦相念之情自不能已此意人孰知者土門壁甚堅杏園度

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夢弼】曰長安地有杏園土門史思明自立為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謂其不化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鶴】曰按舊史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土門關即舊井陘關是也公詩多用土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詩意詳之【洙】曰此亦怨語姑以自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盛一作老憶昔少壯日遲回竟長歎【夢弼】曰人生有離合非於盛衰之年有所擇也蓋離合之苦老少則一但此行是死別無復相見之期尤為苦也是以臨歧遲回不進而長歎誠非少時離別之比也

萬國盡征戍一作東征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洙】曰言少壯時志大每歎遲回於一處矣而今四方大亂無可往矣亦安能盤桓乎盤桓即遲回之意

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補註】塌徒盍反墮也三吏三別似出一時之筆若此篇牙齒存骨髓乾兩語亦與眼枯見骨同一鄙俚借使建安樂府中容或

有之終非雅韻大抵此數篇用意大迫切而乏簡遠之度然其情詞周至誦之終篇不厭譬若書典謨之後而有殷盤周誥蓋至此時風氣變移既久而自不能不如此耳【澤堂】曰分別古今可觀然不可向痴人道也

無家別【師】曰言無家者盖離別不成家計耳【鶴】曰五年妻溝谿殆謂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時調役至乾元二年為五年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為一作委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舊一作故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批】經歷多矣無如此語之在目前者【澤堂】曰日色薄謂之日瘦山谷云雲黃覺日瘦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

安一作敢[夢弼]曰戍卒歸來雖閭巷蕭條不忍即去人情之戀鄉土亦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為辭也

方春獨荷鋤[夢弼]曰荷下可切負荷也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夢弼]曰鞞與鼙同戰鼓也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批]寫至此亦無復餘恨此其泣鬼神者[夢弼]曰今吾近行惟止於一身比之遠去者長年迷而不反家鄉各已蕩盡或遠或近其為無家則一而已

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澤堂]曰此必別者自謂云云實有其事非姑托以為言者即風謠採獻之意

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洙]曰傷不得養父母[澤堂]曰人無家可別何以謂民乎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六